目录

[《巫夢緣》不提撰人 1](#_Toc36320196)

[第一回二試神童後必達 1](#_Toc36320197)

[第二回雛兒未諳雲雨事 4](#_Toc36320198)

[第三回嬌娘大戰少年郎 7](#_Toc36320199)

[第四回才郎誤入迷魂陣 11](#_Toc36320200)

[第五回群奸設謀傾寡婦 15](#_Toc36320201)

[第六回書生塔下且藏形 19](#_Toc36320202)

[第七回天橋樓北讀書聲 22](#_Toc36320203)

[第八回才女持身若捧玉 25](#_Toc36320204)

[第九回俏郎君分身無計 28](#_Toc36320205)

[第十回賢郡侯有心拔士 32](#_Toc36320206)

[第十一回大登科罷小登科 35](#_Toc36320207)

[第十二回這場喜事天來大 39](#_Toc36320208)

# 《巫夢緣》不提撰人

# 第一回二試神童後必達

晴絲漾碧東風裊，九十風光易老；

何處閒花閒草，擔閣人多少。

歡娛忽復生煩惱，恰遇落紅啼鳥；

剛把新愁卻掃，又是愁來了。

──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這一首詞，大概說春色惱人，眠不得，坐不得，也只為春風一吹，人人骨裡就是無情的也動情。何況多才情種，為此千古才人，傷春悲秋，總是春氣秋氣，使他骨酥神顫。如今要說一個極風流、又極貞潔的女兒，先說一個極有才、又極有情的男子。這兩個生在何府何州何縣，做出那樣事來。

且說山東東昌府臨清州地方，明朝成化年間，設立了鈔關，天下客商聚集於此，是一個大大碼頭。凡是官船、糧船、貨船到這所在，必定停泊幾日。故此開行開店的，都做了人家。南邊遊學處館的，來來往往，本地讀書的人，都比前越多越好了。原有新舊兩個城，舊城讀書的多，都沒有客商，覺得冷靜些；新城三街四巷，都是富商大賈住著，十分奢華。偶然有讀書的，卻又敏而好學，會得中舉中進士。有個丁字巷的王秀才，名喚文人，生得一表非俗，娶了妻房李氏，說不盡他的美貌，只是眇了一目，王文人卻愛他得緊，常常對他說道：「我看天下婦人，都只該一隻眼，就是我也標致，反覺多了一隻眼，倒不更俏了。」因此朝弄夜弄，弄成了怯症。做了三年親，纔養了個兒子。為這年是辰年，乳名喚做辰哥，長成三歲。王文人怯症再發，日重一日，燒紙服藥，一些無效。臘月廿五日復病，廿八日就嗚呼哀哉死了。李氏守著兒子，苦苦的度日。況兼父母俱亡，又無兄弟。只有一個妹子，嫁在大橋馮家，是萬金的財主。妹子時常送銀送米，照管姊姊一分。妹夫是個凜膳秀才，喚做馮士圭，平日與與王文人會文吃酒，極說得來的。因此也憑娘子周濟那孤孀窮姊。就是王文人死的那一年，八月中秋，馮家養個女兒，乳名桂姐，又叫做桂仙，取蟾宮折桂的意思。李氏守節，具是冰霜堅操，人人聞知，都是重他。

不覺過了三年，辰哥已是六歲，送與一個蒙師施先生，教他讀些三字經、神童詩，他只消教一遍，就上口了。學名喚做王嵩。施先生見他聰明，比眾不同，就替他取個表字，喚做高山。朝去晚回，不消兩個月，三字經、神童詩，就讀熟了。先生一日，出一個兩字對，命他對。道是：「舉人。」王嵩應聲對道：「進士。」先生十分歡喜，來對他母親說了。竟買大學、中庸與他讀，增到每日四行，又每日五行。只是午時就背，再不忘記了。先生一日，又出一五字對，命他對。道是：「只有天在上。」王嵩應聲對道：「更無山與齊。」先生驚問道：「古詩原有這兩句，你小小學生，如何知得？」王嵩道：「我只覺有先生上句，就有我的下句，連我也不知道。」先生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你前世必竟是個飽學，再來投胎的了。再讀幾年，必然是個神童。」

從此不時講幾句大學教他，覆講也都明白。一連讀了三年，四書讀完了，又讀些詩。這年九歲，先生教導他做破題。不消兩月，竟有好破題做出來。又教導他做承題，越發易了。只有起講，再做了半年，方纔有些好處。先生道：「我雖是秀才，卻已老了！」來對他母親道：「令郎十分聰明，必成大器。明年須送與考得起會做文字的先生去。我學生過時的了，不可誤了令郎大事。」李氏道：「先生說那裡話，小兒還是蒙童，求先生再教導他幾年。且待他十二三歲，再作區處。只是束修微細，明年再議加些便了。」先生道：「學生豈為束修多少，只因令郎忒聰明了，是個偉器。恐怕學生過時的學究，誤他大事。既承王奶奶美意，學生領命便了。只是令郎聰明，又肯讀書，可在大寺裡賣書的去處，買一部南方刻的小題文字，待學生精選一精選，一面與他讀，一面與他講，或者也當得明師了。」李氏歡喜不勝，就在頭上取一根小金簪子，遞與施先生。道：「求先生在書店裡抵他一部，說定了多少價錢，過日去取贖。」正是：

賣金買書讀，讀書買金易。

施先生接了簪子道：「如命。」即時辭了自去，果然取了一部小題文章，把與王嵩讀，又講與王嵩聽。

倏忽光陰又過了二年，王嵩已是十一歲，竟開手作文字了。不但四書五經讀得爛熟，講得明透，連韓柳歐蘇的古文，也漸漸看了好些了。此時竅已大開，夜間在家裡，畢竟讀到一更纔睡。但有個毛病，小小年紀見了小丫頭們，他便手舞足蹈，說也有，笑也有。偶然鄰舍有小女兒，到他家頑耍，他悄悄躲在門背後，看前後沒人，就一把摟住，或是親個嘴，或是扯開那女兒的褲子，摸他那件東西。略大些的，知道害羞，被他摟了摟，摸了摸，飛跑去了。若是六七歲的，不知緣故，他便左摟右摸，不肯放他。直待他喊叫起來，方纔放手。

有一日，鄰舍金家一個十一歲的閨女，生得俏麗，也有些知覺的了。被這王嵩甜言美語，哄到自己讀書的小房裡，扯掉他褲子，把自己筆管粗的小陽物，在他兩腿縫裡只管搠，再搠不進，一般兩個都流滑水，只是都不曾破身。有一曲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小學生把小女兒低低的叫，你有陰，我有陽，恰好相交。難道年紀小，就沒有紅鸞照。姐姐，你還不知道，知道了定難熬。做一對不結髮的夫妻，也團圓直到老。

且說王嵩把金家的女兒正擒倒著弄，被李氏撞來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一把揪著頭髮，扯過來亂打。罵道：「小賊囚！你爺因為貪色，早早的去了，你這賊囚，又這等不長進。」金家女兒提著褲腰飛跑去了，再也不敢上門。從此母親防備著兒子，除了先生那裡去，不輕易放他出門。朝也讀，夜也讀，又讀了二年，已是十三歲了。做的文章，不但先生稱讚，連別人見了，真個人人道好，個個稱奇。

適值提學道按臨東昌府，先打從州縣考起，臨清州官出了告示考童生，一般納卷保結，到這日五鼓，已冠未冠約有千人，齊赴試場。點名領卷，州官見王嵩矮小，只好十一二歲光景，問道：「你這小童生，也來捱擠做什麼？」王嵩道：「童生小，文章不校」州官大驚，便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立在我身邊，待我點名散卷完了，便要面試。」王嵩不慌不忙，答應了一聲，立在州官案桌邊。

不多時，點完了名，散完了卷，州官吩咐各去靜坐聽題。登時出了個題目，都去做了。王嵩立著不見州官發放，知他事忙忘了，走向案桌前，跪下稟道：「求老爺面試。」州官笑道：「我一時倒忘了，你小小年紀敢求面試，也罷，我另出一題，你在我桌邊先做一篇。若好，我當另眼看你，若不通，先打發你出去。」沉吟了一沉吟道：「求面試，求面試，我就出『如不可求』，你去做來。」王嵩不慌不忙，伸紙和墨，頃刻成篇。遞上與州官看，州官展開一看，字畫端秀，已自歡喜了。看了題，起句道：「夫求則未有一可者也，而況求富乎？」州官提起筆來密密圈了，又看到中間，更加警妙，句道：「天下貪夫百倍於廉士，而貧人百倍於富人。．．．．．。」州官拍案叫絕道：「世間有這般奇才，小小年紀，出想靈快，一至於此。只怕你是記誦得來，偶合此題，你再把本日試題去做，若果與此作一般樣好，定然首取。」因問：「十幾歲了？」王嵩道：「童生名雖十三歲，不得年力，還只得十二歲。」州官道：「神童二字，可以相贈。」王嵩一面同人做人兩篇，午後先上堂交卷。州官看了，越加稱讚。及至出案，竟是第一。

因年小才高，得能面試。府考時，州官在場中散卷散完了，帶了案首小童生王嵩，上前稟道：「知州取得一名神童，求老大人面試。」太守看了一看，問了年紀，就教在堂上給桌櫈，另出題考他。州官辭了自去，太守將信將疑，故意出三個理致題目，分明是難他一難。第一個是小德川流；第二個是當灑掃應對，進退則可矣；第三個是且謂長者義乎。這三個題目，不要說小小童生，憑他那個飽學，也須費力。那知王嵩記性高強，讀得時文，何止千篇。這三題都有好文記得，提起筆來，略略改竄，一揮而就。日纔正午，太守看了道：「果是神童，只怕一府之中，更無敵手。」吩咐庫吏，領去賞了酒飯，依舊補做本日考題。說道：「取你第一。」王嵩謝了，去領過飯，又補做了兩篇，案出，又是第一。

提學道到了東昌府，先考童生，後考秀才。臨清是首州，頭一日，就考臨清童生。聊城童生，點名搜檢進去，到提學道案前領卷，領案是王嵩，燈光之下，愈覺矮小。提學道叫：「住了！」問道：「大大一個州，偏是你一些孩子領案。」王嵩稟道：「只論文字，不論年紀，宗師老爺，若以年紀取人，豈不失之。」提學笑了笑。道：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然。從第二名派卷，留這誇嘴的小童生，在我案前面試。」不消一個時辰，唱名散卷完了，各依號數坐定。提學道先出了眾人題目，纔喚臨清小童生到面前，出一個題目是「童子見」三字。王嵩就立在案桌邊，磨起墨來，也不起草，提筆就寫。提學道見他寫過了破題，叫：「取來看！」只見破題道是：「聖人之見童子，見以童也。」提學道點點頭道：「有些意思！發與他做完了拿上來看。」不消一個時辰，王嵩已做完了，送與宗師看。看到中間二句，道是：「童子之互鄉，不可見也。互鄉之童子，可見也。童子之互鄉，則習相遠，習相遠，不可見也。互鄉之童子，則性相近，性相近，可見也。」提學道大加稱讚，便吩咐：「天色尚早，可歸本號，做完了本日二題，若果如法，仍當首取。」王嵩領了卷子，照號坐定，去做那兩篇文字，還是他頭一個納卷。題學道看了嘆道：「神童！神童！」就面取第一。有詩為證：

誰道童心乍離胎，居然奪卻錦標還；

文章處處逢青眼，報道神童得意來。

且說王嵩連考三個案首，那個不知，那個不愛。喜得個母親李氏，手舞足蹈，姨夫馮士圭也道：「外甥大才，不久必成大器。」對他娘子與女兒道：「此子果好大才，但從來神童每每夭折。看他五六年，若像個有福祿壽的，便把我家桂仙配他。」這個口風，馮家娘子傳與姊姊李氏知道，故此臨清勢利的人家，常常央媒人來說親，要招贅王嵩為婿。李氏道：「我只得一個兒子，又且年幼，還不是定親的時候。」就大家停住了。說便這般說，馮家看得王嵩比前大不同，心裡頭招他為婿，凡攻書貲本、進學使費、謝師禮儀，都從這姨父家送來。迎送了新秀才入學，王嵩領了謝禮，先到施先生家叩拜了。次日就去拜見姨娘姨父，拿一個愚甥名帖到馮家來。先讓姨父姨娘請坐，待孩兒叩見。夫妻二人不肯坐，卻同受了他四拜。王嵩又請表妹見了，馮士圭只為要招他為婿，回言道：「有不相見哩！桂仙尚未梳洗，賢甥且到書房裡少坐。」王嵩隨了馮士圭到書房裡過午，不題。

且說桂姐已十一歲了，讀了幾年書，通文識字，也是一個女中才子。聽得說表兄是個神童，一連考了三個案首，心上已抵慕他，又聽得父親前日的話，巴不能夠見他，看看近來長成如何了。那知馮士圭回了，不得一見。桂姐叫大丫頭露花，吩咐他看王家小官人，在那裡留飯。露花去不多時，回覆桂姐道：「在書房裡留飯，只得老相公獨自陪他。」桂姐年小，還不曉得什麼，只是愛才的念頭，卻比私心反急，忙忙叫露花跟隨了，走到書房門口去張那表兄。只見：

眼含秋水，肌映春花，清素之中，微流麗藻，風塵之外，獨秀瑤林，嘆天骨之多奇，喜人姿之偏挺。行見士林耀彩，百尺無枝。但逢筆陣交鋒，一戰而霸。

桂姐看了一看，嘆道：「兩三年不見，長成得恁般俊偉，這定是個舉人進士，我爹爹卻愁神童每每夭折，豈不是過慮？」露花問道：「王家小官人，今年幾歲了？」桂姐道：「大我兩歲，今年十三歲了。」露花道：「桂姑娘嫁了這樣一個姐夫，也不枉了聰明美貌。」桂姐笑道：「這丫頭壞了。」那知笑了響了些，被王嵩耳快，已聽見了。舉眼往門外看，但見：

四尺身材，十分顏色。腰如約素，肩若削成。皓齒內鮮，丹唇外朗。如池翻荷而流影，宛風動竹而吹衣。忽露面，則出闇入光；乍移身，則含羞隱媚。有情有態，如合如離。安得夜托夢以交靈，敢望晝聘心以舒愛。

王嵩本是多情種子，見了這般美貌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心上想道：「怎得表妹這樣女兒為妻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」只因姨父馮士圭前日的言語，母親為有「夭折」兩字，不曾對兒子說，所以心神恍惚，惟有羨嘆。兩下裡正看個不了，姨娘走出來，叫了女兒進去。王嵩一心對著嬌姿，不覺手裡酒盃，竟脫落在桌上了。馮士圭回頭一看，桂姐已去，並不見人，也就大家不覺了。王嵩辭以不能飲了，吃了午飯，起身又入內裡。謝了姨娘，告別前去。回家思思想想，只戀著表妹桂姐，還虧未知女人情趣，想了幾日，也就丟開了。只是桂姐心裡時時刻刻，指望爹爹心回意轉，招表兄為婿。正是：
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卻被東風引出來。

# 第二回雛兒未諳雲雨事

春光簾外還依舊，惟有這耐春人瘦；花片易消殘，正值清明後。

莫將閒事和人廝鬥，隨分消磨春盡；譜到亂紅飛，誰耐眉兒皺。

──右調《海棠春》

這一首詞，也只說風情大概，春間倍覺關心。尚未知孤男寡女，有許多做又做不得，忍又忍不住的苦處。

且說王嵩在馮家回來，想那桂姐，也只幾日忙，就丟開了。他那丁字巷裡，隔得十來家，有個劉秀才。秀才亡過了兩年，妻房卜氏守寡在家，倒也冰清玉潔。只是生得俊俏，又識一肚子好字。閒著時節，把些唱本兒看看，看完了沒得看，又央他哥弟們，買些小說來看。不料他兄弟買了一本《天緣奇遇》，是祁羽狄故事。上面有許多偷情不正經的話，卜氏看了，連飯也不想吃。直看到半夜，纔看完了。心裡想道：「世間有這風流快活勾當，我如今年紀已二十四歲，這樣事，只好來生做了。」說便這等話，好不難過。睡上床去，再睡不著。對著裡床，空蕩蕩的，沒個人兒。對著外床，只見桌子上點的燈兒，半明不滅，好不孤悽，嘆口氣道：「我又無兒子，只養得一個女孩兒，前年出天花又死了，本不消守得寡，受半世的苦楚，只是捨不得丟了傢俬嫁人。」這一夜就睡得遲些，不覺大寺裡，又撞鐘了。有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熨斗兒熨不開眉間皺，快剪刀剪不斷心內愁，繡花針繡不出合歡扣。嫁人我既不肯，偷人又不易偷。天呀！若是果有我的姻緣，也拼耐著心兒守。

卜氏想了嘆，嘆了想，一夜不得安眠。畢竟想道：「且偷個標致人兒，再做理會。家裡僱的人，不消說是粗蠢，一個小廝只十五歲，倒也伶俐。叫他尋個把人兒也好。只是他尋來的未必中我的意。須等我自己看中一個，叫他去走腳通風，這便用得著了。」打算定了，反睡了去，直到巳牌時候，方纔起來。

從此以後，把十五歲這個小廝也待得越好了，每日無事，常到門首，閃在門背後，看那來來往往的人，指望看上個好的，叫小廝做腳。那小廝叫做存兒，原是永平縣人，十二歲時節，來到臨清，雇與劉家使喚。已過了三個年頭了，年紀漸漸長成，見卜氏完了兩年零三月的孝，打扮得妖妖嬈嬈，不比當初老實了，心下疑惑，又不見有一毫走作。只是常常在門首看人，不像寡婦的規矩。存兒心下雖如此想，卻不敢半點放肆。只因他家原半富不富，大丫頭大了，已賣與別家。只一個小丫頭，纔十一歲，夏天提不起洗澡的湯，還是存兒提進房去。北方的熱不比南方，人家男男女女，十日裡面揀歷本上沐浴日子，洗一兩次澡。臨清南方人住得多，人家男男女女，都學了樣，喜歡洗澡。也有兩日洗一個澡的，也有一日洗一個澡的。

偶然一日，天氣十分燥熱，卜氏熱不過，叫取澡水來，虛掩上了房門，把上蓋的紗衫兒，已脫掉了。下面脫掉紗褲，只拴了一條單裙。存兒提了熱湯，突然推門進來，倒吃了一驚。但見：

臉似紅桃朵朵鮮，肌如白雪倍增妍；

雖然未露裙中物，兩乳雙懸綻又圓。

存兒見卜氏脫得半光，往後一退，不敢竟入。卜氏笑了一笑，罵道：「小賊精，我脫得精光被你瞧見了，快拿湯進來，你自退去。」存兒提進湯來，倒在澡桶裡。卜氏道：「你帶上了房門去罷！」存兒走出房來，把門帶上，悄悄的躲在外間，打從板縫裡張。那時天也還亮，又不曾關窗，明明白白看見裡面的。只見卜氏把裙子脫了精光，看出那件東西。比身上還白些，一根毛也沒有，就如上白麵做的饅頭，露著上半截縫兒，好不有趣。存兒是十五歲了，二月生日，極得年力，差不多是十六歲了。平昔又曾與人弄屁股，換來換去，已不是童男子了。卻從不曾見女人陰物，一見了這好東西，不覺半大不小的陽物，立挺挺豎起來，把手去搓搓捻捻，好不難過，兩隻眼卻只看著裡面。

卜氏坐在桶裡，洗了一陣，叫一聲：「小瑞兒！來替我擦擦背。」那小丫頭在外頑耍，那裡叫得應。卜氏罵道：「這小歪刺骨，不知往那裡去浪，再也叫他不應。」自己把手擦了一陣，又把身子向外仰著些，兜著水洗那陰門，洗了一陣，口裡嘆道：「我這小小年紀，這般生得嬌嫩，又有這光光肥肥、緊緊扎扎一件浪東西，苦守著寡，再不得個標標致致、風風流流的小伙兒，陪著我睡。天嗄！教我怎了？」長吁短嘆了一會，又叫聲：「小瑞兒奴才。」那小瑞兒丫頭正打從外面來，應了一聲：「嗄！」飛跑進來。存兒躲避不及，被他看見，問道：「存兒，你在這裡瞧什麼？」存兒慌忙往外跑了，小瑞兒推房門進去。卜氏罵道：「你這歪刺骨，那裡去了，再也叫不應。」小瑞兒道：「茅屋裡撒尿哩！」卜氏道：「你和說話？」小瑞兒道：「是存兒，打板縫裡往裡面瞧。」卜氏道：「我在這裡洗澡，這小賊囚不知瞧什麼？」慌忙展乾淨了，起來穿了衣服，吩咐：「小瑞兒，叫存兒來，等我罵他。」

小瑞兒忙叫聲：「存兒，奶奶叫你哩！」存兒只道當真惱他，慌慌張張走進房來，心裡打帳死賴。只見卜氏帶著笑罵道：「小賊囚，家主婆精身子洗澡，你瞧什麼？好大膽的賊囚！」存兒道：「小的不曾瞧見什麼？」卜氏又笑道：「你聽見我說什麼不曾？」存兒不見十分發惱，已自放下膽了，也笑笑兒道：「聽見的。」卜氏道：「你這賊囚該死，我也不打你了，有一件事教你去做，做得來，賞你一件道袍穿。」存兒道：「憑奶奶要做什麼，小的都會。」卜氏道：「賊囚不要浪，誰要你做什麼，這胡同子裡，有個小秀才姓王，你認得麼？」存兒道：「隔得七八家，怎不認得？奶奶你為何知道他？」卜氏道：「一向知道十三歲的小官兒，肚子裡文章好，考了三個頭名，做了秀才。論起來，今年已是十四歲了。前日我在門首張街，他走過去，一表人材，又標致，又長大像個十五六歲的光景。這幾日連連見他，好不動火。你去打合他來和咱睡幾夜，就做一領青道袍子賞你，正要看顧你哩！」存兒笑嘻嘻的道：「小的明日就去。」卜氏叫聲：「小瑞兒你來，我明日教存兒出去，你在昨日汪奶奶家送來的罈裡，打出一壺蘇酒來賞他。」小瑞兒應了，打酒把存兒去了。不題。

卜氏這時節，恨不得明日就弄得王小秀才來，摟做一處，弄做一團。有一曲《吳歌》為證：

弗見小郎君來心裡煎，

用心摹擬一般般；

開了眼睛望空親個嘴，

連叫幾句俏心肝。

莫說卜氏在家，想念王嵩。卻說王嵩自從進了學，那些同進的朋友，道他是少年高才，三三兩兩，請他吃酒或是會文。又有那不學好的，見他生得俊俏，指望騙他做男風的勾當。真正門多車馬，戶滿賓朋。但他心性古怪，若是茶前酒後，那不學好的，哄騙他做男風，他便罵起來道：「我又不是小唱，我又不走雇與人家糙秫秫的。這等可惡！」從此就不與這朋友往來了。若是三朋四友，請他到娼樓飲酒，他就飛也似的瞞著母親去了。一般說說笑笑摟摟親親，像大人模樣，要留他睡，他便推故走了。

偶一日，正打從家裡出來，劉家的存兒上前迎著道：「王大爺，小的有句話要稟。」王嵩道：「你是那一家，有什麼說話？」存兒道：「知己話，沒人去處纔好說。」王嵩道：「也罷，你這裡來。」重新走到自己門裡道：「這裡沒人來，你只管說，不妨。」存兒道：「小的就是北首劉家。」王嵩道：「北首劉家，你秀才相公死了，誰教你來？」存兒道：「相公死了兩年多了，主母只二十多歲，守著寡，上沒有丈夫，下沒有兒女，慕這裡大爺文才高，人物好，叫小的請大爺去說話。」王嵩道：「說什麼話，我年紀小，膽子自然不大，一個寡婦人家，怎敢進他家裡去？」存兒道：「不妨事，家裡有一個看門老頭兒，一個雇工人，只挑水做灶，買東買西，不敢走進房裡去。小的和一個小丫頭答應奶奶，並沒有閒雜人出進，後門通著後街一帶高牆，都是咱家的樓，沒什麼鄰舍。大爺進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包管大爺有好處。」王嵩道：「我也是風流人物，不是假道學、老頭巾，裝模做樣的。只是膽子還小，慢慢商量停當，纔敢進去。你家奶奶我從不認得，幾時先把我瞧瞧，或者我動了火，膽子就大起來，也定不得。你如今回去，多多回覆你奶奶。事寬則完，從容些兒好。」存兒應了，各自分路。

王嵩往南去了，存兒到了家裡，一五一十說與卜氏。卜氏道：「何不扯了他來？」存兒道：「奶奶，也得他肯走，怎好扯得他來？」卜氏道：「小賊囚！那裡等得他慢騰騰性兒，你明日要再去。」又吩咐：「小瑞兒，再打出一壺酒賞他。」從此存兒日日去請，有時王嵩出去了，遇不見。有時遇見了，說了幾句，又沒工夫。足足走了十多個日子。

這丁字巷裡，有個光棍，喚做丘茂。起初原在鈔關頂個鋪家，為做事詐奸，被官趕還了。終日閒遊，做些不好的事，平昔拐了存兒，做些男風勾當。這幾日間，常見存兒走來走去。丘茂問了他幾次，百不肯說。只因走得不奈煩了，偶一日，丘茂同存兒在酒店吃三盃，又問起緣故。存兒酒已七八分了，失口把上件事說出。丘茂道：「兄弟，你食在口頭不會吃，待我教導你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你後來不可忘記了我。」存兒聽了他的奸計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謝那丘茂。道：「我的哥，多謝你教導，待我做起來看。」回到家裡，就弔一個謊道：「約是約了明日，只是他說年紀小，顛倒怕羞，直待一更天，打從後門進來，房裡不可點燈，悄悄上床睡。五更天未亮，就要出來。小的領著他，依舊打後門出去。奶奶若依得這話，小的明日憑他怎麼忙，也扯了他來，慢慢的十日半月與他熟了，奶奶和他在燈兒下，吃些酒，做些事，料也不怕了。」卜氏道：「我也從沒有幹這營生，有些怕羞，吹烏了燈，等他竟上床來，這是極好的了，有什麼不依得。」說言未了，就在袖子裡，汗巾兒上，解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一錢四五分重，賞那存兒，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倒也肯用心，把你買些東西吃。」存兒接了道：「小的再去看看王大爺，可約他一聲也好。」卜氏道：「你自去。」

存兒拿了銀子，就如那貧兒暴富，思量去請請弄過屁股的四喜兒。跑了一回，尋四喜兒不見，卻劈頭撞見了小王，半醉不醉的，道：「你家奶奶，既有我的心，如何不在門首與我相看一相看，也動動我的火，好約個日子哩！」存兒道：「大爺既要相看，小的回去與奶奶說了，明日早飯後，就在門首，王大爺只當走過去，就好看見了。」王嵩道：「就是如此，我明日來看。」存兒回家裡來，把才纔的言語，又與卜氏說知。卜氏道：「我臉兒好，年紀小，不怕他瞧。夜裡要吹烏了燈，等他日裡瞧瞧，也動動火，進來也走得快些。」

這一夜整備，第一遭重整風流，此時已是七八月秋天了，煖了酒，自斟自飲，吃得半醉，把被重熏了，在炕上不便，床上重鋪鋪席，就像小娘兒迎接孤老的，又像自己填進個新郎的。正是那：

花迎喜氣皆含笑，鳥識歡情亦解歌。

到了次日，卜氏打扮起來，梳了個蘇意頭兒，上身穿一件淺桃紅軟紗襖兒，罩一件魚肚白縐紗襖兒，穿一條大紅縐紅褲，雪白縐紗裙，尖尖的三寸三分小腳兒，穿著紅鞋兒，好不齊整。連早飯也不想吃，走到門首看街耍子，又教存兒去通知王小秀才。

且說王嵩夜來說的話，倒也酒後忘了。存兒又到門去請，他纔想起前話。把衣領提一提，弱冠的巾兒整一整，不緊不慢的，踱將過來。卜氏故意把身子露出來，憑他去看。王嵩抬起頭來，果然又紅又白，嬝娜娉婷，一個絕色女子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樣標致，就是我桂仙表妹，也不過如是。不料臨清地方，有這兩個絕色，我自然親近他一番，不枉人生在世。只是寡婦人家，不可造次，慢慢計較進去便了。」兩下立看個不了。遠遠一個同進學的朋友來，只得走去拱拱手，一同走了去了。卜氏心裡特思想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好個小夥兒，老天今夜想等我受用了。」又吩咐：「存兒，再去約他。」自己進去反閉了房門，睡了一覺。打點全副精神，夜裡快活。存兒日裡出去了，到將點燈時節走進房來。正值卜氏纔洗澡起來，問道：「可曾約定了麼？」存兒道：「王大爺說，不消你來接我，路上撞見了人，反為不美，到黃昏人靜，竟到後門來，把門彈三彈，教我就在門裡等著。聽得彈響，放他進來。王大爺又說，連衣服也不穿了，天氣還煖，下面繫一條裙子，上面穿一背心，光腳拖了鞋子，人纔不認得我。晚間領了進房，早間領了出去，方為穩便。」卜氏道：「今晚成了事，明日重重賞你，正有好處看顧你哩！」

卜氏歡天喜地，吃了晚飯，等到約莫一更將交，存兒跑進來說道：「吹烏了燈，王大爺彈門哩。」急忙走去，假意息息索索，見房裡沒燈，卜氏已上床睡下。他低低的道：「大爺，這是床，奶奶在床上哩。」就自己脫了背心裙子，扒上床去。卜氏不知是假裝做的，親親熱熱，一把抱住，反把口來做了個親親，又把舌尖吐了半個，只見一個半長不短的，騎上身來，把一根半大不小的陽物，弄進陰門裡，到也弄了一個時辰，方了一度。卜氏問他說話，只不回答，竭力奉承。弄了一夜，五更低低的道：「我去了，夜裡再來。」卜氏道：「我送你。」假王嵩道：「有你家小廝，不消你送。」輕輕穿了背心裙子，一步步出去了。卜氏滿心歡喜，那知卻是自己的小廝，癩蛤蟆倒吃了天鵝肉了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人不人。

# 第三回嬌娘大戰少年郎

嫦娥新浴，夜夜能妝束。斂青鏡，吐紅燭，梅空唯辯白，竹襯纔分綠。方妒小眉灣，又撚雙弓蹴。

冰破纖纖玉，香映羅衫肉，不管玉樓金屋，蘭房涼似冰，桃簞愁眠獨，唐突簾帷，覷得人偏毒。

──右調《千秋歲》

這一首原是月詞，卻取來做這一回的引子，恰似天生成的。且說劉家寡婦卜氏，本來看上了小王，教小廝存兒做腳，那知卻被這廝定下了奸計，倒抽了個頭籌。到了次日，存兒昏昏沉沉，像個不曾睡的。卜氏卻因久曠的婦人，重新又嘗這滋味，心裡歡喜，便不覺得睏倦。見存兒這般光景，反有些疑惑起來，叫他到身邊問道：「你昨夜送王大爺出門，可曾約定今晚來？」存兒道：「不曾說。」待弄熟了，就知道了，他亦膽大不妨事了。卻為初經婦人，又是久曠的，越弄越要，弄他不過了，便答應道：「王大爺說：『怕母親問我那裡過夜，不便連連出門，你再走來討信。』小的還要去伺候他哩！」卜氏道：「等王大爺再來一夜，我就做新布道袍賞你。」存兒道：「不要奶奶費心，只要奶奶看顧，小的也感激不盡了。」卜氏心裡越疑惑起來，問道：「你要我怎麼看顧你哩？」存兒笑嘻嘻的道：「慢慢的求奶奶，且等王大爺再來幾夜，小的才敢大膽告稟。」卜氏道：「你停一會兒，且往那裡問問去！」存兒道：「小的就去。」跳鑽鑽走出房去了。心裡又想了想道：「咱自己又弄他不過，倘或知道是我，怕不長久。如今當真去央及那小王，且待他進來時節，再做道理。那時節奶奶倒不好變臉了。」打帳已定，慢慢的捱在王家門首來。

只見靜悄悄沒一個人，站了一會，心生一計，竟走進客位來，問一聲：「王大爺在家麼？」客位後頭，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女娘來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，尋大爺做什麼，不是同會文字的劉大爺家麼？」存兒隨口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俺大爺請王大爺吃酒哩！」那女娘道：「今日在家做文字，酒是不去吃，等我叫他出來，自己回你。」洋洋走進去，叫了王嵩出來了。存兒道：「咱奶奶又叫我請大爺去說話哩！」王嵩低低的道：「我只道是劉大哥家，原來是你。我昨日見了你奶奶，果然生得齊整，回家好不想他。只是如何進得去，不怕人瞧見麼？」存兒道：「後面臨街的高樓子，是咱奶奶做房在上頭，如今天熱，奶奶還在樓底下，家裡一個看門老兒，一個雇工的後生，都不進房的。一個大丫頭秋菊，去年嫁去了。只一個小丫頭瑞兒，十一歲，不曉得什麼。大爺打從後門進去，對門兩邊，並沒鄰舍，憑你出出進進，有誰知道？況且咱奶奶夙昔有清奇古怪的名頭，人人曉得，再沒人防他偷情的話，大爺你只管放心。」王嵩道：「我今日在家，母親看定著做文字，明晚準來。你到明日下午，再到我門首等我，不要進來也罷。」存兒道：「然大爺不可失信。」說了明白，回到家裡，把王嵩的話，換頭面與卜氏說遍。卜氏心下的疑惑，倒也去了七八分了。專等明日夜裡，快活做事。只是一件，大凡婦人熬著，卻也不十分想做，昨夜雖是小陽不濟，卻被這東西引動心，日裡忙忙過了，到了掌燈以後，吃了晚飯，要上床去睡，把昨夜小兒郎上床行事光景，望空摹擬，好不難過。看看一輪明月，正照在窗裡來。卜氏道：「月兒嗄！你也照著王郎哩！」有一曲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青天上月兒，恰似將奴笑。高不高，低不低，正掛在窗半腰；明不明，暗不暗，故把奴來瞧。清光你休笑我，與我不差半分毫。缺的日子偏多也，團圓的日子少。

且說卜氏想念王郎，只道昨夜曾與同衾共枕，不能大暢，也可解饞。誰知還未到手，比那望梅止渴、畫餅充飢，也差不多兒。孤孤悽悽了一會，忽然想道：「存兒小奴才醜雖，昨夜是他不是，不知他的那話兒，比王郎的大小？」左右睡不著，且到廳後他睡的去處，看一看。做是不與他做事，只當看看兒，消我的悶懷。聽聽小丫頭已睡著了，輕輕開了房門，走到存兒鋪邊，月光雖不照著，卻也有亮光，只見存兒像死人一般，睡得好熟。卜氏道：「這樣蠢才，可見昨夜不是他裝做的了。」待要回房，心裡癢癢的，就像有未了的事一般。此時天氣還熱，存兒精身子躺著，卜氏輕輕把手摸他陽物，也倒長長大大的了，恨不得叫醒了他，和他弄弄。心裡想道：「不好，倘被王郎曉得了，只道忒賤了，便不尊重我哩！」再三咬著牙根忍住了，下面陰門裡，都流了好些浪水。因是單裙，滾了兩腿，急忙忙走進房裡，閂了門睡了。直至三更，方朦朧睡去。五更初交，又惺惺忪忪醒了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到了次日，已是巳牌時候，卜氏問存兒：「可去伺候伺候王大爺？」存兒道：「早哩！王大爺原吩咐我下午來。」卜氏道：「今夜不知要吹燈，不要吹燈。」存兒笑了一笑道：「想是不要吹燈了。奶奶還該買些東西，只怕王大爺要吃些酒。」卜氏道：「我又不是娼妓，怎好陪他吃酒？」存兒笑道：「怎麼？奶奶還要陪他睡覺哩！吃酒何妨？」卜氏罵道：「小賊囚，誰和你調喉。」就取出五六錢一塊銀子，吩咐存兒：「只揀好吃的，買了幾件蘇州三白酒，你再來拿銀子買，不要被他笑話。」存兒接了銀子，一樁樁買完了，纔說了一聲，往王家門首來。王嵩已在那裡等久了，問道：「你為何這時候纔來？我要你先領到後門瞧瞧去。」存兒就領了王嵩，在後門口看了一遍。王嵩道：「好好！果然冷靜去處，沒人行走。你且回去，在後門等我，將及點燈時候，不消你來了，我竟到這所在來。」存兒應了，各自去訖。

存兒到家，把這話說與卜氏，心裡又想了一會，怕小王今晚相會，倘或說前夜並不曾來，反不好意思。不如我自首免罪，下次又好再求弄弄，只管站著不去。卜氏道：「你像個還要說什麼，這是怎麼說？」存兒道：「小的實有話稟上奶奶。」卜氏道：「你說。」存兒紅著臉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奶奶，在王大爺面前，不要提起前夜的話罷。只當今夜來起，越發有趣。」卜氏道：「這也奇怪，他前夜來過，為何不要提起？」存兒道：「憑奶奶心裡，只是說了，王大爺道：『前夜我不曾來，來的是誰？』倒不好看相。」卜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前夜來的，難道不是王大爺？你實說是誰，我便饒你這賊囚。」存兒道：「連小的也不知道是那個，只不是王大爺罷了。」卜氏道：「小賊囚，想是你搗鬼，我倒把你愚了，怪道遮遮掩掩有許多模樣，若不是領王大爺將功折罪，我叫你活不成。」存兒顛倒扒在地下，磕了個頭道：「小的謝奶奶。」卜氏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只得罷了。

不多時，日色西沉，看看夜了，卜氏忙忙洗了個澡，就如迎接官府一般，小心奉承，只怕他不喜歡。吩咐存兒：「快快吃了夜飯，往後門伺候。」存兒應了自去，卜氏又叫小瑞兒來，吩咐他道：「我有個嫡嫡親親小兄弟，今夜在咱家來睡，你可在此服侍，明日不要對看門顧老兒和雇工王六兒說，若說了打你個半死。」小瑞兒道：「誰和他們說？」卜氏道：「你小心服侍了我的小兄弟，還要賞你錢買糖吃哩！」

看官，你道前番不吩咐，這番為何吩咐起來？只因前番說是黑影子裡來，黑影子裡去，不把小丫頭看見，這番免不得同坐著吃酒，瞞不得瑞兒小丫頭了。故此只說是兄弟，料小孩子家，想不到別樣事情。卜氏吩咐了一會，看看那天已漸漸黑了，月也上了，心裡好生焦燥，道：「小冤家，為何只管不來？」忽然存兒在前，又一個人在後，息息索索走進來了。卜氏羞得滿面通紅，沒躲閃處。只得立起身來，但見如花似玉，一個小秀才進得房來，見了卜氏，深深作了兩個揖。立住了腳，帶著笑臉兒說道：「奶奶是天仙下降，絕代無雙，小子何福，今日得以親近。」卜氏道：「好說，這位大爺，真個是潘安美貌，又聞得是個才子，還是我的造化，得蒙賜臨，請坐。」王嵩見存兒立著，不肯就坐。卜氏吩咐道：「你兩個收拾酒去。」存兒、瑞兒都出去了。

王嵩從小兒就要摟小女兒家，摸手摸腳的。此時已十四五歲了，有什麼不知道的。只是不遇美人，尚不曾破身。見卜氏妖妖嬈嬈，十分美貌，且不去坐，竟上前摟住了，把手插入單褲襠裡，摸那光光肥肥、緊緊扎扎的浪東西。卜氏道：「大爺小小年紀，倒也會囉唣。」憑他手去摸，自己也把手去摸他的陽物。那知他已動了火，直豎起來了。卜氏捻了幾捻，笑道：「這等長長大大，比先夫的也差不多了。你曾破身不曾？」王嵩道：「小時節和那小女孩兒們也學做這事，再也弄不進。這一向並不曾近女色，實是個童男，還要奶奶教導哩。」卜氏看著這般標致人兒，等不得了，說道：「炕上露露的不好，怕小廝、丫頭搬酒菜進來。床上有帳子遮著，我先替大爺破了身，停會兒再弄，好麼？」王嵩道：「極妙了。」

兩個手扯著手，走到床邊。卜氏道：「你還是頭一次弄聳，穿著衣褲不便，咱們大家脫光了纔好。」不由分說，兩個人脫得精光。卜氏掀開帳子，先上了床。王嵩隨即也扒上去。卜氏把兩腿分開，教他睡上身來。王嵩騰身而上，卜氏把纖纖手指，引他玉莖插入陰門。王嵩纔插進去，叫道：「有趣！有趣！裡面熱烘烘的，我要魂煞了。」卜氏覺道他的陽物，比前夜大些，長些，竟頂得著花心兒，不覺哼哼的叫道：「心肝！快些進！好得緊。」王嵩依言，盡根頂入，只是初嘗滋味，不十分狠搗。卜氏道：「心肝，我裡頭有個花心兒，像母雞的雞冠，你尋著了，可重些抽頂，大家快活。」王嵩把陽物頂去，果然有個花心，用力頂在上面，覺得熱熱的陰水流出。連王嵩也渾身通泰，心裡叫道：「快活死也！」卜氏越把身子聳上來，嬌聲嬌氣，哼個不了。存兒與瑞兒搬餚饌和酒進來，不見了他兩個，曉得上床去了。小瑞兒跑了出去，存兒立近床的側裡，聽他們弄，心裡癢津津，再忍也忍不住了。把身子倒退到房門口，叫一聲道：「奶奶，酒菜拿在桌子上了。」卜氏道：「我來了。」口裡說來，下面被王嵩頂得緊了，不覺阿呀阿呀叫個不住。存兒又叫聲道：「奶奶，只怕酒冷了。且同王大爺吃盃酒著。」卜氏罵道：「小賊囚，我來了。」只得與王嵩穿了件衣褲，起來吃酒。

你一盃，我一盞，正所謂酒逢知己千盃少，好不高興。存兒已自走出去了，隨後小瑞兒拿進晚飯來，吃完了，大家洗洗手腳。此時天氣稍涼，故此不叫他洗澡，吩咐：「小瑞兒，在外房去睡。」兩個不上床了。臨清地方並沒蚊蟲，竟扒上炕去。卜氏愈加狂蕩，反叫王嵩仰面睡著，見他陽物直豎，自己跨在他身上，把兩片陰門套在玉莖上，研研擦擦，盡根沒腦，大戰一場。二更已交，王嵩纔洩了。卜氏道：「心肝大爺，被你弄煞了我了。」王嵩道：「我纔曉得些滋味，還是被你弄煞了我了。真個快活得緊，我明日是不去了。」卜氏道：「極好，明日再住一夜，盡盡咱兩個的興。」

莫說卜氏戀著王郎十分得意，且說存兒有了前夜的快活，未免拈酸。悄悄的閃在窗前，輕輕搠了一個眼，往裡面瞧，好不肉麻。只見這番是卜氏在下，王嵩在上了。卜氏把兩腳蹺起憑他抽頂，存兒把自己陽物大擦一陣，不覺流了一手。嘆了口氣，只得出去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嵩是初出貓兒纔偷吃了腥，竟不回去。卜氏梳頭，他也摟摟抱抱，親嘴摸奶，也不管存兒瑞兒看見。卜氏愛他如珍寶，又不好推開他，怕他心裡不悅。梳洗已畢，取出五六錢一塊銀子，走出房來，把與存兒買酒餚果品。存兒道：「王大爺怎的不早去，如今怎生出門？」一頭說，一頭看著卜氏只管笑。卜氏道：「小賊囚，笑什麼？只因睡著了，失了曉。今日他不去了，明日早去。」存兒道：「奶奶左右知道前是小的了，這個王大爺也虧小的去勾引他來。奶奶夜裡同王大爺睡，日裡常小的一遭，下次好去替奶奶請他。奶奶若不肯賞小的，以後就打死小的，也不去了。」卜氏道：「你這小賊囚，被你掉換了紙包兒，我也不曾打你，還要想這件事。況且王大爺在這裡，日裡也不好幹這營生，你若替我傳遞消息，又不漏了言語，慢慢子把你兩遭兒，也不打緊。」存兒得了這句話，纔笑嘻嘻拿了銀子，買東西去了。卜氏走進房來，王嵩是纔得這趣的，青天白日只管央及卜氏要弄弄兒。卜氏怕他不快，只得關上了門，卸了褲子與他弄了兩次。夜裡王嵩連睡也不要睡了。有詩為證：

郎才女貌逞風流，日夜風流肯自休；

深院沉沉聲悄悄，一天好事百無憂。

王嵩和卜氏思思切切，弄了又弄，四更時分，卜氏問道：「你明日還住得一日麼？」王嵩道：「再不回去，怕家母著惱，後反不便出門了，畢竟要回去的。待過幾日，只說讀書，尋一個讀書處住了，便好多住幾夜。」卜氏道：「既然要去，不可睡著了，看天一亮，等我叫存兒送你出門。過一兩日，我再叫存兒來請你，我守了兩年的寡，只因見了你，動了一點念頭，把身子付與你，不要忘記了我，我要咒罵的呢！」王嵩道：「你的風流標致，也是數一數二的了，況且會弄聳，有情趣，我怎肯負你的情，不消囑咐。且再把我快活一陣，天亮我就去了。」卜氏道：「快活正有日子哩！你一夜不睡，明日你母親看出來，反為不美。你略睡睡，我起去煖一壺酒起來，就便聽聽更鼓，倘更鼓絕了，好叫起你來，方為兩便。」王嵩依言睡了。卜氏扒起身來，把點的燈引起爐內的火，煖了一壺南酒，取了幾碟南果，打點與王郎吃了，路上好走。

坐了好一會，天再不肯亮，輕輕開了門，走到廳後，叫起存兒來。存兒睡眼朦朧，聽見是卜氏喚他，扒起身來摟著求歡。卜氏把他一推道：「小賊囚，到晚我賞你一遭兒，也夠你了。快打點送王大爺出門去！」存兒再三央及道：「待我送了王大爺出門，回來賞我一遭兒罷。」卜氏道：「且送了他去著。」回房轉到床前，叫醒了王嵩，忙忙的將就梳洗了，胡亂把酒吃了幾盃，存兒打從後門送他去了。卜氏把門閂了，自去睡覺。存兒回來，推推門，再也推不開，心裡喃喃的道：「又哄我，難道晚間的話，也哄我不成？」只得往自己床上去睡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嵩見天色尚早，只得敲到一個好朋友劉子晉家坐了一會，吃了些早飯，纔回家去。他母親見了罵道：「小賊囚！這兩夜在那裡儻著？小小年紀，這等放肆了！昨日馮姨父差人來請你，不知有甚正經話，我怕他知道你不回家，不長進，後來不把女兒與你了，只得說你在同學朋友家會文，不曾回來。你今日還不快去哩！」王嵩道：「孩兒實是會文，晚了不得回家，只是不曾先稟母親，是孩兒的不是。」母親也就不言語了。正是：

東天不養西天養，此處不留彼處留。

評：

節節靈通，描畫處，真是頰上三毫。

# 第四回才郎誤入迷魂陣

緊趁新晴天氣好，莫教再錯春光。編成艷曲兩三行，筆賒還打草，墨剩更合芳。

驀地停思閒步步，几前爐內添香；舉頭忽見柳條長，風情難打疊，花事費商量。

──右調《臨江仙》

且說王嵩領了母親的命，要去見馮姨父。只因夜裡不曾睡，眼色模糊，怕姨父看出來，不好意思。仍舊走到劉家來，打點借書房睡睡再處。睡了一會，劉子晉取些酒出來邀他吃。王嵩吃不多幾盃，謝了自去。走了幾步，想道：「這時節已午後了，不好到馮姨父家去。且自回家，只說馮姨父不在家，不曾進去。明日再去也未遲。」到家把這言語和母親說了，一夜晚景休題。

次日起來，梳梳洗洗，抖擻精神，又換了件新道袍，指望見過了姨父，借故見見姨娘，就好求見桂姐了。一走走到馮貢生家來，教小廝通報。馮貢生吩咐請進中堂。王嵩洋洋自得，步到庭中。只見裡面有五六個十五六、十七八的讀書學生，在廳上會文。馮貢生迎著道：「方纔又教小廝到府請賢甥，來得正好。今日有幾個敝門生在舍校藝，特約賢甥到此，也賜教兩篇。」王嵩道：「前日聽見姨父相召，因在劉子晉家會文，不曾就來。今早特造請命，路上想盛價錯過了，一一都作了揖。但不曉得是會文，不曾帶得紙筆。」馮貢生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把自己筆硯拿與他。王嵩看柱子上貼的題目，第一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。第二是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心中想道：「第二題，我前日纔做過，倒也做得得意。一個論語題，打什麼緊。不免一揮而就，驚驚我馮姨父，便是求婚的吉帖了。然後求見姨娘，再求見表妹，料無不允。」自古道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

王嵩磨墨濡筆，不經思索，寫成錦繡文章。頭篇還打個草稿兒，次篇成竹在心，借書於紙。巳刻時候，他人一篇未就，王嵩兩篇俱完，送與馮貢生看了。馮貢生十分嘆賞道：「倚馬雕龍，賢甥不愧二語。一語驚人，悲飛沖天，指日可待。」這五六個門人，都面面相覷，以為奇事。王嵩見他姨父這般稱讚，就說要見見姨娘與表妹，馮貢生隨即領了王嵩，到內室來，敢請奶奶相見。那姨娘打從房裡，輕移蓮步到外房見了。馮貢生道：「外甥小半日完了兩篇，又做得極好，真是一代才子。外面學生們正未完篇，奶奶你留在外房坐坐罷。我要往廳上看他做文字哩。」王嵩說要見見表妹，有好幾年不見了，請姨父說聲。馮貢生道：「兩姨兄妹，況小時常見過的，奶奶你請出來，見見不妨。」

原來馮貢生心上，已是看中了王嵩，願招他為婿。不止一日了，偶然門人裡，有一個姓張的，年紀比王嵩只大一兩歲，也會做文字，像個有長進日子的，故此假說會文，考他兩個，果然誰高誰下，便要定東床之選，今見王嵩文字，又快又妙，馮貢生已決意招他為婿，就滿口應承，教女兒出來相見。

且莫說馮貢生往外去了，姨娘吩咐：「請姑娘出來，王大爺在此要見。」丫頭們，三三兩兩，一齊傳話，請桂姐去了。王嵩坐在外間，聽得環珮叮噹，料是表妹來了。舉眼往裡一看，不覺神搖目奪，果然好個女兒，有一曲《香羅帶》為證：

重新識面，初鶯兒燕雛，毿毿短髮巧樣兒，雙眸秋水浸蕖也。你看風蕩漾，瘦身軀，幽香陣陣透綺疏，三寸金蓮也，緩步徐來嬌倩扶。

王嵩遠遠見了，心裡想道：「世間有劉寡婦，又有這表妹，真正一個王嬙，一個西施了。若得這兩人為室，也不枉了天生我這才子。」桂姐腳小，走得不快，王嵩先立起身等他，舉頭又見扶他的一個丫頭，也有七八分姿色，越加詫異。看看桂姐已到他母親外間，王嵩深深作揖道：「妹妹許久不見了。」桂姐堆著笑，答道：「正是，久不會了。請坐。」王嵩一心只對著嬌姿，忘記了坐椅已離四五寸了，竟坐下去，忽的一交跌在地下。母女二人與那丫頭們，沒一個不掩口而笑。惟有聰明的桂姐，知道他出了神，不是失錯跌的，急喚露花，快扶起王大爺來。露花就是有七八分姿色的，十五六歲。那個大丫頭忙走近前，把王嵩扶起。王嵩見是他，心下想到慚愧。又得個美人扶我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忘記椅子遠了，失腳一跌，姨娘妹妹莫笑。」桂姐道：「哥哥跌得不重麼？」王嵩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桂姐原曉得爹爹要招表兄為婿，今日見他長成得這般好了，也十分愛慕他。言語中，兩人好不親熱。

正說得興頭，忽然外邊傳話，請王大爺廳上去。原來馮貢生見小王文字高強，肚子裡已有了袒腹東床。眾人的文字，完不完都不甚關心了。每人只完得一篇，馮貢生道：「捨甥王嵩，從不曾與賢友相敘，今日只一篇罷了。明日補完次篇，且便酌敘敘罷！」故此請出王嵩來，且自吃了午飯。

因吩咐煖酒伺候，吃酒中間有個姓安的學生，喚做安可宗，就住在馮家間壁。他父親安驥，字伯良，是浙江人，有巨萬傢俬，住在臨清三代了。這天橋一帶，他是第一富戶，家裡有大廳大樓園亭，也略像模樣。因見馮貢生是稟生選貢，每常趨奉他，就教兒子可宗拜他為師。這安可宗也做得幾句時文，十八歲上已進學。此時已二十二三歲光景，樣樣有父親為富不仁的意思。只一件好，極歡喜結交朋友，若遇著說得來的，就肯破鈔留他住，請他吃。

這日見王嵩年紀又小，容貌又好，做文字又快又妙，便對業師馮貢生道：「家父要請一位好朋友，和門生讀書，不知王兄肯俯從否？束修是家父肯從厚的。」馮貢生道：「極好！極好！捨甥實是大才，若在宅上，我們又好常常會文，大家有益。」安可宗道：「今晚就在舍下草榻，明日勞馮老師過舍，和家父議定了束修。擇一個吉日，就好進館了。只怕今年宗師歲考，早些用功纔是。」王嵩道：「今夜怎好就擾，改日來罷。」正說著話，外面息息索索落起雨來，眾人都告辭回去。馮貢生道：「遠些的不好相留，王外甥既有安學生美情，且多坐坐，便在間壁歇了也罷。」不由分說，眾人去了，三個又坐著吃酒。

原來馮貢生量高，兩個還陪不過他一個，直吃到點燈，纔吃了些麵飯，加了些米飯。王嵩心裡雖指望姨父家住了，親近親近表妹桂姐。卻見姨父不留，只得隨了安可宗到他家來，安伯良平日也聞得王小秀才的才學，久仰他的了。聽得兒子同他回家，不勝之喜。吩咐掌家的小老婆鮑二娘：「快收拾酒餚出來，這小官人是臨清第一個才子。」自己走到廳上，和王嵩作了揖。安可宗向父親說了請他同讀書的意思，安伯良道：「王兄肯俯就，小兒之幸了。」就拱王嵩進花園去，道：「咱們再吃三盃。」王嵩道：「賤量用少，不勞賜飲了。」安伯良那裡肯依，拱他到園子裡，在花廳上坐下，又吃了一會酒。

那知鮑二娘聽說是才子，悄悄約了安伯良的女兒，嫁在劉家偶然回來的喚做順姑娘，走到花廳前，打從隔眼裡一看。不看猶可，兩個風流女子，不覺魂飛天外。順姑娘低低的道：「爹爹說他是才子，就是容貌也美過潘安了。二姨娘，我和你得與他說句話兒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」鮑二娘道：「今夜住在咱家，畢竟常常往來的了。咱兩個怕弄他不上手麼？只是你不可瞞我，我不可瞞你，只瞞了你母親與王媚娘便了。」正說得熱鬧，見王嵩辭道：「吃不得了。」立起身來，安伯良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再奉罷。」兩個女子纔跑進去了。安可宗安置王嵩就在花廳東首一間書房裡睡，又吩咐小廝夭桃，在此服侍王大爺，自己纔往前邊去了。安伯良到裡面又稱讚王嵩許多好處，說：「咱家兒子，要請他同讀書，這是極好的了。」順姑娘、鮑二娘聽見了，暗暗的歡喜道：「這段姻緣，有些指望了。」正是：

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且說次日，王嵩起來，那安可宗早已到花園裡去，他兩個各作了個揖，王嵩要辭了回去，外面雨還不住。安可宗道：「雨落天留客，正好請馮先生過來議定了館事。」不由分說，請了馮貢生到園上，安伯良也進來相陪。說起館事，一口應承了六十兩一年，四季相送。此時已是九月了，就是九月算起。馮貢生向王嵩道：「既好攻書，又可少助薪水，賢甥待雨略小些，可回家與令堂說知，擇日就好坐館了。」王嵩應允了，同坐吃早膳，安伯良曉得馮士圭酒量好，再三相勸。馮貢生道：「想都沒吃早飯，且吃了飯著。」安伯良又敬了三四巡，大家吃飯過了，說些讀書作文的話，恰好雨也小了。王嵩家裡老僕尋到馮家，也過安家這邊來接，只得大家立起身來作謝了要別。安伯良道：「既是管家來接，不敢強留，待學生回揀個吉日，明日先送聘禮關書，就好候王大兄過舍了。」馮貢生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歲考在邇，也該大家用功了。」安可宗取出歷日來與父親揀看了，本月十五日大吉。王嵩道：「領命了。」告辭回去，安伯良又留住馮士圭在園上頑耍。不題。

王嵩回到家裡，一五一十，把處館的話，與母親說了。李氏道：「我說你姨父有正經話，若得了個好館，家裡越好過日子了。」王嵩道：「我坐了館，除了會文，不十分會朋友了。這幾日裡，還要出去會會朋友，與他們作別。」李氏道：「你只管自去，平日原也不曾著家。」王嵩出門，恰好撞見了存兒。原來王嵩別了卜氏這一夜，卜氏要存兒常常做腳，只得和他弄了一次。吩咐道：「王大爺來一次，我也總承你一次，王大爺不來，也不許你放肆。」因此存兒伺候了小王兩三日了，再約他家裡去。王嵩道：「我有了讀書去處，正要會會你奶奶，今夜準到後門來。」存兒回家，說與卜氏知道。

到了黃昏人靜，王嵩照舊進去，和卜氏取樂，比前番越覺親熱了。一連又住了兩夜，約定了十日裡面，憑你怎麼，來和卜氏睡一兩晚。卜氏又送他一根金耳挖，一條灑線汗巾，別的時節，真是難分難捨，說了又說，約了又約，有一曲《吳歌》為證：

姐兒立住在北紗窗，

再三囑咐著我情郎；

泥水匠無灰磚來裹，

等隔窗趁火要偷光。

且說王嵩別了寡婦卜氏，又別別朋友，忙了兩三日，看看十四日了，收拾些書籍，喚老僕送到安家園上。十五侵早，與母親作了揖，前去處館。頭一日，安伯良擺了盛席管待先生。再三請了馮士圭來，倒是左首坐了。安伯良右首相陪，王嵩上席坐了，安可宗在下相陪。從此三六九作文，其餘日子，大家說說書旨，論些文章。過了十來日，王嵩正想回家，再去赴卜氏的約。忽然早飯過了，坐在自己一間書房裡，小廝夭桃拿著一個盒子，走近面前，把盒子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順姑娘叫小的送東西與王大爺。」王嵩道：「那個順姑娘？」夭桃道：「是爺的女兒，嫁與劉監生家。如今回來在家裡，今年纔得十八歲哩！」王嵩道：「為何送東西與我？」夭桃道：「說慕大爺的才貌，要見王大爺，先教我送這東西。」又在袖裡，取出一條白綾汗巾來，遞與王嵩。王嵩接在手裡一看，汗巾上寫著「相思」二字，是女子筆跡，問道：「這是誰寫的？」夭桃道：「順姑娘自寫的。」王嵩又開盒子一看，是二十個南方新到的橘子，約有一觔蓮心，兩樣東西，都暗藏吉兆在內。王嵩已是偷過寡婦，知情知趣的了，有什麼不允，就對夭桃道：「勞你多多上覆順姑娘，說我知道了，只不可對別人說。」開了竹絲拜匣，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一錢。賞了夭桃，教他回話去了。

王嵩本待回家，為這一件，又只得且住下，看怎生光景？夜間安可宗偶到妻家去了，只王嵩自在園上吃過了晚飯，坐著看書。每常安可宗在外，門關得遲。直等他進去了，方纔關門。這夜關得早，王嵩不見夭桃來，心下正在疑惑，忽然一個標致女子走進房來，把燈吹滅了。王嵩怕是鬼怪，正待叫喊，夭桃卻在後面，叫聲：「王大爺，是我家順姑娘。」王嵩道：「門也關了，那裡出來的？」夭桃道：「先閃在園裡久了。」言之未已，王嵩只覺得女子已立近身來。王嵩此時火已動了，摟上床去，與他雲雨。卻還有些像處子一般，出進甚是艱澀。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嫁了幾時了，還是閨女模樣？」順姑娘低低應道：「我的那件東西，只好大拇指一般，因此還像閨女。」王嵩聽了這話，越發高興，足足弄了一夜。五鼓時候，裡門開了，順姑娘急急起身，往裡面跑了。王嵩問：「今夜姑娘可來？」順姑娘道：「有便就來，這是說不定的。」

原來安可宗的妻家是個回子出身，姓黑，也是富家。住在舊城南門，每常回去，夫妻兩個多則住半月十日，少則住五六日。這日還不回來，只吩咐小廝們說：「王大爺若不回去，可小心服侍。」王嵩又得了昨夜甜頭，且自住著。到了夜裡，正坐著看書，聽見門關了。又忽然一個女子，走進房來，把燈吹滅了。王嵩只道是昨夜的順姑娘，道：「來了麼？」上前摟抱。那女子覺得長些，反一把抱住，親了個嘴，口吐舌尖，把手竟摸王嵩的陽物。不由分說，床沿上大弄起來。王嵩學得寬又寬、濕又濕，不比昨夜的緊又緊、乾又乾了。王嵩問道：「你可是順姑娘，為何有些不同了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是主人的二房鮑二娘，順姑與我極好，每事和我一路。就是嫁過了，回來不在他娘房裡睡，反與我同房。我兩個前番見了你，都十分愛慕，昨夜他親近了你，今夜輪該我了。主人還有個三房，喚做王媚娘，比我兩個還浪哩。聽他口氣，也只怕饒你不過，就是順姑娘的母親姓余，年紀還只三十五六，越發知情知趣，怕不看上了你。他平常極不正經，只不可忘記了我兩個。」王嵩興雖高，卻不曾看見容貌，未免比緊又緊、乾又乾的好東西有些懈怠，弄了一更多天，就想睡了。

次早鮑二娘也就天不亮開門，忙忙進去了。王嵩想道：「莫非是做夢，難道天下女人這樣容易偷人的。」早飯也未曾吃，只見一個婆子走到房裡來，手裡拿一個封兒，向王嵩道：「大奶奶叫我與王大爺說，我家大爺未回，今夜請王大爺到大奶奶房裡說話。」王嵩不肯收，道：「多謝大奶奶，方纔家母來叫，今晚要回去，改日再來見大奶奶罷！」婆子丟了封兒竟自去了。王嵩道：「誤入了這迷魂陣，怎生得脫？不如且暫回家，再作去處。」正是：

孤星有心照明月，明月無心照孤星。

# 第五回群奸設謀傾寡婦

朝來酒，困悠悠，怕梳頭；殘紅剩綠，撩動一腔愁。

簾外景，鏡裡影，去如流；到底思量，何計把春留。

──右調《相見歡》

且說王嵩回到家裡見了母親，只說安可宗同他娘子往岳丈家去了，故此回來看看母親。李氏道：「這一向讀得些書麼？」王嵩道：「園上清淨，極好讀書。」李氏不勝之喜。這一夜，王嵩纔到家裡，不敢出門。夜間獨自在房裡睡，忽想：「這兩夜，兩個女人陪宿，那順姑娘只在燈下影了一影，也算標致了。鮑二娘竟不知面龐如何？好似做夢一般。劉寡婦沒了丈夫，和我通情，還是沒奈何，這安家幾個女人，個個有丈夫的，為何這等沒廉恥？安兄待我甚厚，他的繼母不比父妾，也不好去姦他。況且年紀大我一半，怎好同睡？論來不該在這館了。只為家中淡泊，不捨得這束修，將就過去，再作區處。那劉寡婦待我不同，明後日該去看看他了。」三言四語回想了一會，忽然睡去，夢見一群惡狗趕來咬他，手持木棍打去，那狗越咬上來，陡然驚醒。細思這夢必有緣故，不在話下。

到了第三日，存兒來請，王嵩只說館裡請我。辭了母親，前赴巫山雲雨，依舊打從後門進去。卜氏這番再不比前番了，說出要嫁的話。王嵩道：「你的標致不消說是第一了，蒙你這般恩愛，也願娶你。只是秀才家，娶個寡婦做正室，怕有是非。提學道不是好惹的。」卜氏道：「再嫁的封贈也封贈不著的，我雖是女人也曉得幾分，難道要你娶我做正室，我情願做你的偏房，待你娶過了正室，慢慢娶我做小，是我心裡情願的，不消疑慮得。」王嵩道：「既如此，自然從命。」卜氏扯王嵩大家跪在月光之下，雙雙賭了個誓，一個必嫁，一個必娶。再不許負心，一連住了五夜，纔別了回家。

正走到門首，剛剛安家小廝來請，道：「大爺回來了，請王大爺過去。」王嵩也不進自己門，竟一直往館裡去。安可宗在家，那班不長進的女人，只付些東西傳信息，不敢十分放肆。坐了十來日，王嵩回家一兩日，倏忽兩個月過了。鮑二娘忍不住，叫自己房裡婆子做了腳，半夜打從屋上爬過園裡來，只一個夭桃在園相伴。安可宗又進去了，大著膽跑到王嵩房裡來。王嵩實實未曾識面，退縮不前。鮑二娘道：「我是鮑二娘，不消慌得。」王嵩纔放膽看他，卻也生得俊俏。一雙俏眼，滿臉的笑，好不有興。王嵩作了個揖，問道：「門關了，打從那裡來的？」鮑二娘說：「是爬牆來的。」王嵩道：「萬一有人知覺了，怎麼好？」鮑二娘道：「咱爺五日一輪，在媚娘房裡五夜，我房裡五夜，再不亂走的。家裡事是我管，不消愁得。」王嵩道：「是便是，天氣冷了，切不可披霜冒露，有傷玉體。此後須慎重些，左右我明年還在府上讀書，有日子親近哩。」

鮑二娘妖聲妖氣逼近身來，只管要弄。王嵩見他騷發，十分火動了。況經過卜氏的手，不怕婦人的了，與鮑二娘到自己床邊，替他脫了裙褲，自己也把褲子脫了。提起他的兩腿，在燈光之下，把陽物插進陰門。回頭看那出進，興高力猛，任意大殺，不像個十六七的小官了。弄得鮑二娘快活難當，親親乖乖，哥哥爹爹，沒一樣不叫喚出來。弄到二更，雲收雨散，王嵩勸他爬牆進去，鮑二娘不覺簌簌掉下淚來。王嵩問他緣故？鮑二娘道：「我主人為富不仁，專要放債盤人，加一起利，沒有銀子送他，就要將田房准折。憑你賣老婆、賣兒女，他也不饒分毫。兒子是前妻抱養的，比爹略略好處，女兒是他親生的，你前番受用他一夜了。不喜歡家主公，偏好尋趁別人，卻也不得其便。鎮日長吁短嘆，尋死覓活。他和我卻合得來，他繼母余五娘，自從娶來，我主人就不喜歡。你在此只怕逃不脫，但若上了他的手，咱們就不能親近了。」王嵩道：「前日他叫婆子送東西來，約我夜間說話，我只推家母喚我，竟回去了。如今你家大爺在館，料不來纏我，就是二娘美情，我豈不知，也要慎重些。倘或敗露，我就安身不牢了。」鮑二娘道：「我也在此不久，三房四戶的，了不得我的終身。大爺若做了官，救拔了出去，也是無量功德。」兩人絮絮叨叨，說了一會，又弄了一次。約有四更了，鮑二娘纔爬牆過去。臨別說：「再隔半月，我來會你，若你要用什麼，可叫夭桃進來取。」

王嵩送他過牆去了，纔解衣安寢。心上想道：「有家主公的，尚然如此，怪不得劉寡婦偷我。」從此把婦人看得冷淡些了，只是勤謹讀書，思量做了舉人進士，娶了桂姐為妻，卜氏為妾，也夠快活過日子了。有詩為證：

文字自己好，色是別人姣。

男女喜淫奔，總之互相嬲。

你道我便宜，濃曰便宜少。

風流一瞬空，快活從何討。

聰明冰雪人，閒情一筆掃。

且說王嵩雖然好色，因見安家婦人淫蕩，倒把偷情的念頭冷了一半，只念念不忘卜氏，想去與他會會。別了安可宗，回家見了母親。次日尋著了存兒，走腳通風，又進去住了兩夜，纔到安家園上來，索性讀了半月書，已是十二月了。雖然披鋪蓋在炕上睡，到底園上寒冷。安可宗要搬他前面屋裡去，王嵩怕那些婦人，越發來纏個不了，未免生出是非，推辭道：「不消搬移了，再過幾日大家收拾過年，小弟也告辭回去。正月立了春，就不十分冷了。」

又過了六七日，王嵩收拾了書籍，把房鎖好。請出安伯良來作揖謝了。安伯良道：「明年先生幾時來？」王嵩道：「元宵後，但憑老伯抹好日子，小侄就來。」安伯良扯住不放，畢竟要留他吃些酒，點燈送回。王嵩只得開了房門，再坐半日。

正在房裡靜坐，只見夭桃拿出幾件東西說：「是奶奶們送大爺的。二兩一封銀子，是大奶奶的。臨清綾子一疋，折果子銀二兩，是鮑二娘的。手帕一方，荷包一個，是王媚娘的。」王嵩只收了鮑二娘所送，其餘再三不收。夭桃去了又來，苦苦要收他了。王嵩把一兩銀子賞了夭桃，東家酒席已完，吃了一會酒，將及點燈，王嵩謝了自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卜氏當初守寡忍耐性兒，倒也不覺怎的，自從搭上了王嵩，到了臘月，孤孤悽悽，反覺難過。雖然存兒有一兩遭兒，心裡卻不甚喜歡，便有若無了。除夜吩咐存兒，再三強王嵩到家，要與他辭年。

看官，你道怎生喚做辭年？臨清風俗，到了這一日，不論長輩、同輩，凡至親至友，定要到門一次，謂之辭年。新年初一二，又到門一次，謂之拜年。卜氏只是要會會小王，借此為由，指望與他弄弄。王嵩只得進去，同卜氏吃一會酒，酒到半酣，著著實實弄了一遭。陰陽二物，也就辭了一辭。一更多天，王嵩纔回去，被李氏說了幾句，王嵩也不敢言語。那知存兒再三求告，卜氏只得又與他弄了一遭。有一曲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小賊囚，你為何也來囉唣。他方纔一遭過，你又一遭。是娼妓家要我把糟來跳，奴兒沒了主，似牆花亂亂拋。小賊囚，若不要你走腳通風也，怎肯和你嬲。

且說王嵩到了新年，年初一往學裡拜了文廟，投謁師長名帖。回來就到馮貢生家拜了姨父姨母的年。又見表妹作了揖，在他家過了午，順便投了安家兩個名帖。到家已是申牌時候。初二初三該拜的，回拜的，都走回了。存兒路上撞見，原約定初四進去。

這一日，在家侍奉母親，直至抵暮。只說劉家吃酒，我自回家，不消家僕來接。悄悄打從劉家後門進去，卜氏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繡帶飄飄，真個仙子臨凡，人間少有。有詩為證：

莫道前生西子家，名妝國色鬥春華；

娥眉不鎖嫣然笑，翠袖輕揚映碧紗。

王嵩在燈下見了，愛得如天仙一般。也不顧瑞兒、存兒看見，上前摟住，叫聲：「心肝劉奶奶，真個嫦娥出現了。」卜氏變了臉道：「我已將身許嫁，便是你的人了，如何還稱我是劉奶奶？可見你的心兒不真，咒兒是假。」王嵩忙道：「沒曾過門，只得權叫了一聲，以後竟稱為王奶奶何如？」卜氏才歡喜了，擺上許多餚饌，大家飲酒作樂。王嵩三盃落肚，那裡忍耐得住，親親熱熱，摟摟抱抱，收拾上炕睡了。乘著酒興，兩個顛狂了一夜。王嵩怕新年不在家，母親嗔怪，說道：「我且回去，索性初九初十，有了燈的時節，我只說朋友們請燈節酒，住在你這裡四五日，倒也不妨。」卜氏道：「我初十夜裡，准在此懸望，住到十五日放你回家，去陪婆婆過元宵好麼？」王嵩依舊是五更去了。王嵩心上，還只記掛未婚的妻房桂姐。趁著新年，又到馮士圭家拜望了兩次，也只見得桂姐一遭。

光陰似箭，已是初十日了，白布巷一帶點起花燈，直點到丁字巷南首，好不熱鬧。王嵩一心一念，要赴巫山雲雨，那裡還來看燈。這時節是輕車熟路了，竟走到劉家門首，天色尚早，虧得卜氏盼望佳期，坐身不定，在後門看街，急忙忙放了他進去。遠遠有人走來，幾乎被那人看見了。卜氏同他到房裡，問道：「你今夜為何恁早？」王嵩道：「我想著你溫香軟玉，那裡還坐得住？兩隻腳只管要走來了。」卜氏道：「我的親哥哥，咱兩個難割捨，早早娶了我去罷！」酒也不叫飲，飯也不吃，手扯著手，先在涼床上弄起來了。那時小瑞兒，已被二三吩咐過的，都不避他了。只是存兒有些拈酸，卻不敢怎的。王嵩從這日進去，一連住了好幾日，每日均在房中作樂，又無閒雜人進房，如夫若婦，好不肉麻。

到了十三之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兩人正在房裡說說笑笑，忽然瑞兒在房門口叫道：「奶奶，大房裡大娘來了。」卜氏慌叫王嵩躲過。那侄兒媳婦帶著一個大丫頭，已走進房裡，看見小王了。卜氏只得叫聲：「侄兒過來，和我的侄媳婦作揖。」王嵩曉得是假說侄兒，遮掩過去，深深作了個揖。看那女子略像見過一面的，卻又想不起。卜氏道：「侄兒在外房坐坐，我還有話要說哩。」那女子向卜氏福了四福道：「聽得這裡好燈，特到叔婆家來看看。」卜氏道：「這裡也有燈，白布巷裡還盛哩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先到叔婆這裡看看，若還叔婆高興，同到二叔公白布巷裡走走。」卜氏道：「我近日有些病下老是不耐煩，因此咱侄兒來問病，大娘在此吃些飯兒，自到二叔公那裡去罷！」就叫小瑞兒快看茶來。

你道這女子是誰，就是劉大房大兒子的娘子，安伯良的女兒順姑。王嵩只在燈下影得一影，認不真切，順姑卻同鮑二娘看得分明。況且同睡了一夜，時常摹擬了小王模樣。思思唸唸有個認不真切的麼？心裡想道：「明明是王郎，卻假認做侄兒，誰知已受用他一夜過了。我在此礙眼，趁著轎子在此，不如別了。自到二叔公那裡去罷！」就立起身來道：「五叔婆既不同去，恁媳婦趁轎子的便，竟去了，不勞賜茶。」卜氏巴不得他去，就道：「不吃便飯，難道茶也不吃盃去。」順姑只得吃了茶，告別出來，心裡氣忿不過，道：「賽潘安的王郎，都被他佔住了受用，如今我偏要叫破了他。」走到外房，卜氏也只得隨送。王嵩見那女子出來，也立起了身，不敢看他。順姑立住了腳，向王嵩福了一福，道：「王大爺我去了。」卜氏聽見「王大爺」三字，紅了臉，不敢則聲，勉強送了侄媳婦上轎，三步做了兩步移，急忙忙進房來向王嵩道：「為何咱侄媳婦，認得你是王大爺，這也奇怪。」王嵩道：「我略有些面善，卻不認得是誰，為何他認得我？」卜氏十分疑惑，又怕漏了風聲，不好意思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再想不著。王嵩道：「雖是侄媳婦，卻是誰家的女兒？」卜氏道：「是天橋安家的女兒。」王嵩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我在安家處館，他在爺娘家認得我的了。倘若對他爹爹、哥哥說了，怎好意思？」卜氏道：「我為了你，怕不得許多羞，只是咱大伯道我沒見，看相咱的傢俬，若漏了風聲，做出事來怎了？要我嫁人，我便嫁了你。只是你目前不便往來，不要叫我想殺了麼？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咱小兄弟極愛姊的，待我慢慢把我心上事與他商量，咱兩個且自歡樂再處。」正是：

要圖地久天長，那怕風吹雨打。

莫說王嵩又和卜氏弄了兩夜，十五侵早纔回家去。被母親李氏罵了一場，也就罷了。且說順姑看了燈，這晚回去，只想重見了情郎，思思念念好不難過。丈夫把小小陽物，指望弄得他歡喜，那知他心裡有個人兒，歪著頭，扭著身子，憑他弄了一會兒，長吁短嘆的睡了。他和丈夫不好，和婆婆卻好。第二日，一五一十，把五房奶奶留王嵩秀才在房，見我進去，只說是他卜家侄兒，誰知在咱爹家坐館，難道我不認得的話，盡情說了。婆婆又和他公公說了。思量借此為由，要他嫁人，不怕傢俬不是我的。這劉大原是沒用的光棍，自己傢俬已敗了大半了。專一與一班無賴丘茂、王三、李大同謀合夥，詐人東西，騙人酒食。

這日就尋了丘茂一班人商量這事。丘茂道：「去年曾曉得你五奶奶勾引王秀才，我留心在意，也打聽了十來遭，再不見一些影響。如此既有這話，咱們守著你三房的前後門，等小王進去，拿住了他，亦有何難。只是你老人家面上，不好看相。」劉大道：「什麼相干，第五兄弟是我繼母所生，原和我不投，管什麼體面不體面？」李大道：「拿姦不好，小王是東昌府太爺、臨清州太爺，考第一名心愛的門生，常常還叫他說分上哩。咱們拿了姦，府裡州里，為小王面上，反將咱們難為起來，怎麼樣處？」王三道：「大哥說得是，不如把你五奶奶整日整夜，留小王在家姦淫作樂，寫了一張，不消那個出名，只寫鄰舍公具四字，舊城、新城貼上百來張，你只當揭了幾張沒頭榜，去和他哥哥講理，催他嫁人了，豈不全美。若是嫁了王秀才，越發妙了。他前程干係，怕那先姦後娶的話，定服重重處財禮送大伯，分些與咱兄弟們哈酒。」劉大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明日尋個會做會寫的快寫起來，大家夜裡分頭貼去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評：

玲瓏宛轉，節節相生，化工手也。妙！妙！

# 第六回書生塔下且藏形

簾纖幾點傷情雨，可憐酒醒愁千縷；何處玉樓人，安排夢裡身。

痴魂忙碌碌，苦戀芙蓉褥；驚醒小燈前，阿誰在枕邊。

──右調《菩薩蠻》

這一首詞，說那害相思的茶前酒後，衾畔枕邊，沒一刻不魂牽意惹，是這回的總話。

且說王嵩混過了元宵，雖然提學道陞任去了，不來歲考。安伯良要兒子用心攻書，十六日吉期，就請去坐館。安伯良第一夜盛席款待，依舊請馮士圭過來，大家吃酒。席間馮貢生道：「今年歲考，只怕明年錄科，還是一個宗師，分明歲科一般的了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一年之計在於春。』你二人三六九須做三篇文字，每月十六日，在我那裡同眾學生聯會作文，我便好直筆批閱了。」安伯良道：「若得馮老先生如此鼓舞，教訓小兒後來寸進，怎敢忘父師恩德，良友琢磨，決當重報。」說罷，大家痛飲一番，方纔散了。從此三六九作文，早起晚歇，愈加勤謹。

過了數日，王嵩正在書房裡，批點蘇東坡的文集，夭桃走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張紙，說道：「街上矮牆有人貼著一張紙，來往人看了，有的說是罵王大爺的，小的悄悄揭了來，送與大爺看，不知是說些什麼？」王嵩接在手裡一看，卻是張沒頭榜。上面寫道：

丁字巷街北，劉五秀才死了。有妻卜氏，生得美貌，年紀又小，不肯嫁人。又不守寡，日夜與王小秀才通好。我等鄰居，本當捉住稟官，但思小王年幼，尚圖進步。若一到官，前程不保，可憐他母親苦守一場。我等不忍為此，今後小王不上門，卜氏自改嫁，即付之不言了。若戀戀不捨，必然同眾捉姦，決不輕恕，先此告知。

眾鄰公具

王嵩看完了，驚得面如土色，話也說不出了。夭桃道：「小的不識字，上面說些什麼？」王嵩道：「你家爺與大爺不知道麼？」夭桃道：「誰和他說？」王嵩道：「你可舊城、新城都看看去，有一張，揭一張，都替我揭了來。每張賞你一個錢，莫與人見。」夭桃應了自去。那知劉大只要驚那寡婦，逼他嫁人，原貼得四五十張。新城貼得多些。他的好朋友劉子晉見了，各處替他揭去，一張也沒了。寡婦門首倒有兩三張，存兒揭進去把與卜氏看，卜氏大罵道：「這定是欺心大伯聽了他媳婦子小歪刺骨，做出這沒頭榜來逼我嫁人，要吞佔我這一分傢俬。我拼得不要，嫁了王郎，也了我終身大事。只是王大爺曉得不曉得？又不知在家裡，在館裡。存兒你替我拿了一張，兩處去尋他，叫他快快來商議！」存兒拿一張，應了自去。

誰知舊城也有十多張，被黑回子家揭了一張。曉得女婿與小王是同窗朋友，現在他家處館。吩咐小廝：「你快拿與你姑爺看。」小廝竟送與安可宗了。安可宗與王嵩原是極過得好的，看見這一張，嚇了一跳，急忙忙走到王嵩房裡，說其緣故。王嵩道：「夭桃方纔揭一張進來，小弟正央他各處去看了。安大哥是那裡見的？」安可宗道：「是妻父那裡送來的，舊城裡都有。想是貼得極多了，怎麼好？」正說著，只見夭桃來回話道：「一個新城裡，都走遍了，只揭得三張。」言之未已，聽見劉子晉來，慌忙請入。拱手後，纔曉得新城裡貼的都是劉朋友揭了。又誰知舊城裡也有，三個人正商議這事，外面又傳話，說：「王奶奶教一個半大不小的管家在外。」王嵩想道：「咱家並沒小廝，畢竟是存兒了。」王嵩怕的個朋友，不好說話。自己走出來看，果是存兒。存兒說了來意，又說：「奶奶請大爺快快去商議。」王嵩道：「了不得，他們寫的，說要拿姦哩。只好冷幾時再作計較。急忙半年三個月，我決不敢輕入虎穴，多多拜上你家奶奶。」

王嵩只道瞞過了劉安二人，誰知他二人跟在背後，已都聽見了，扯扯王嵩道：「我兩人和你異姓兄弟，不消瞞我，你說個明白好替兄計較。」王嵩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小弟蒙劉寡婦要嫁作偏房，一時昏惑了，做了這事。如今也只索罷了。不是小弟虧心負義，外面張揚了，怎好再去妄想？」劉子晉道：「這也還有商量。」對存兒道：「你回去和奶奶說，嫁了王大爺，就是咱們嫂子了。如今只該收拾了細軟東西回娘家去，有爹娘和爹娘說明，沒爹娘和弟兄說明，住一年半載，冷一冷就好明公正氣嫁人。王大爺就好央媒說合，娶回家了。」安可宗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劉大爺金玉之言，你快回覆奶奶去。」存兒去了。

王嵩拉了劉子晉，再到園上，商量長便。三人坐定了，劉子晉道：「此事，安老伯知道不知道？」安可宗道：「家父沒人對他說，竟不知道的。」劉子晉道：「如今王嵩還該閉影藏形些，過了半年三個月，又不怕他了。安因之須對令尊說宗師將次到了，在家讀書到底有些不清淨。北門外塔底下有個祠堂，十分寬展，又十分幽淨。同了王嵩搬移到那裡看書，更為有益。令尊自然依允，因之為了好朋友，便離家幾時。若想嫂子，又好不常回來住住，豈不甚妙。就是小弟再過些時，也帶了些盤費，趁讀幾日書，同做些文字。只怕因之不要小弟來。」安可宗道：「如此極妙！今晚小弟就對家父說了，擇日便去。劉兄何須帶盤費，都是小弟支值，只祠堂房子，小弟與守祠的不相熟。劉兄借得三間便好。」劉子晉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認了租屋，託在相愛，不帶盤費津帖了，連小价也不帶一個，越覺清淨。只是二兄先去，小弟且在城打聽打聽，劉家可有人說話，好代為周旋。」王嵩謝道：「二兄為小弟如此用心，真所謂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不知何以為報？」安可宗道：「且到祠堂裡坐定，咱們三個人，結為兄弟，做個桃園三結義何如？」王劉都道：「承兄不棄，極妙！極妙！」正是：

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

果然安可宗向父親說了塔下讀書的話，又得劉子晉肯去租房，早晚竭力用功，圖個大進。安伯良十分歡喜，取歷日，揀了二月初一日大吉，打發一個買辦的大管家，一個粗做的上灶管家，小廝夭桃隨身服侍，熱熱鬧鬧，往塔下看書。只有王嵩心裡有事，又不免想念卜氏，有些孤悽不樂，要回家向母親說知。又怕在丁字巷走動，被人算計。直待這月盡一日，纔教夭桃說：「提學來了，大爺同我家大爺，搬到塔下祠堂裡看書，明早叫你老管家跟去認認路，好來通信。」李氏道：「靜室看書，極好的了。明早叫老兒來跟，相幫搬搬書也好。」到了初一日，安可宗吩咐家僮，把書箱行李，盡情都搬到北門外祠堂裡，王嵩獨自一間房，最苦是第一夜，好不難過。有一套《相思曲》為證：

綿纏道

文緣逾，悔當初，春風識畫圖，盟誓怎莫鋤。意煎煎，活疼活癢模糊。費思量，藍橋玉杵，枉辛勤，珠箔珊瑚，明月盼人孤。更淒涼，好花風妒，花星照也無。笑看花，劉郎前庭，只落得渺渺獨愁予。

普天樂

蕩魂絲，兜不住，擁情波推不去。冷金貌扯淚流蘇。獨成灰，撥盡寒爐，更初悶餘。這離愁，未知甚日消除。

古輪台

好支吾，黃昏時候，把眼揩枯，三星翻湊參商數。未關門，空對著，剩枕餘衾，淺簷低廡，明柳香花，兩相辜負，迷離醉態有誰扶？把春光塵土，誰信道溷墮新紅，泥沾輕絮，飛驚彩鳳，啼殘杜宇，劃地暗踟蹰。相思努，自挑情擔自胡塗。

尾聲

好姻緣，無憑據，怎捱得朝朝暮暮。教我亂結愁腸，恁樣梳。

莫說王嵩在塔下讀書，沒心沒想，思念卜氏。那卜氏的思念王嵩，更是一日三秋，不知掉了多少相思的淚，想那存兒回的話，正不知幾時纔會得王郎。

忽然一日，坐在房裡懨懨害病，丫頭小瑞兒跑進來道：「三舅爺來了！」卜氏立起身來，只見他兄弟卜三官，緩步而入。作了個揖，卜氏讓他坐了。卜三官道：「二姊姊曉得外面許多口舌麼？」卜氏道：「這定是惡大伯做下計較，逼我改嫁，要佔我這分傢俬。我決不與他干休！」卜三官道：「干休！干休！他倒拉了兄弟們，到我家來上覆，袖裡取出鄰舍沒頭榜，道：『守得便守，守不得何苦出乖露醜。』教我弟兄們做不得人！」卜氏道：「如何如何，我說是他的計較，要我轉身哩。我偏不嫁人，他怎麼了我？」卜三官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他們廿七八就來的，大哥不好輕易覆他。昨夜和我商議，說二姊姊纔二十多歲，日子正長著哩。若是守得便好，不要落人的圈套。我與二姊姊過得更好，故此自己走來，問二姊姊的心裡，不要瞞我，纔好商議。」低低的又道：「小王來走，有這話沒有，你兄弟不是外人，須明說纔好。」卜氏紅了臉，道：「親兄弟面前怎好瞞你？」說了這句又住了口。

卜三官道：「有沒有，怎又不說明？」卜氏半吞半吐了一會兒，只得應道：「羞人答答的，只管問他怎麼？只是我心裡，決定要嫁他的了。若不容我嫁他，一條汗巾懸樑自縊，連親兄弟也不得見面了。」說著便哭，哭個不住。卜三官道：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劉大還說不許嫁小王哩。你倒這般堅執，咱們一父母生出來的三個，見你這樣光景，心中何忍？我細細想將起來，你如今只該把賣得的東西，逐漸兒賣了，一二百畝小米子田，與這所房子，是劉家門裡分授的，再賣不得。就是房子裝摺，賣得的也賣他幾件，收收拾拾完了，纔悄悄把箱籠搬回咱家去，搬完了纔和他說，叫轎子接你到咱家。只說慢慢女家揀親，男家受聘，明公正氣，不怕他怎的？嫁小王不嫁小王，也慢慢的商量。我明日和大哥回拜他們，只說女人見識，怎好真說？傷了兄妹姊弟情分，從容計較了，再來回覆。大約年紀小小的，多半是改嫁，纔為了當，如此好麼？」卜氏纔收住了淚道：「你念親姊弟的情分，商量得極好，只是我到底要嫁王家的呢。」卜三官道：「你好忒混帳，慢慢的再處，難道是你親兄弟不肯麼？」卜氏道：「他是天下的才子，我若嫁了他，將來定有好處。兄弟你若成就了我，你姊姊替你磕頭。」卜三官道：「曉得了，我且回去。」卜氏再三不放，留他吃了飯，纔別了自去。

卜氏送兄弟到門首，見兄弟走得遠了，呆呆的立著，恰像小王走來也不可知。立了一會，嘆了口氣，打帳進去。見一個起課的瞎先生，手裡搖著課筒，走到門首來了。卜氏叫存兒叫住，引到廳上來，要他起課。卜氏拿著課筒，對天禱告，問：「小王可得成婚？」接著問他平安，又問：「他幾時得來？」瞎先生問：「上姓？」卜氏道：「是王。」瞎先生把卦輪算一番，又問：「卜什麼事？」卜氏道：「問婚姻的。」瞎先生道：「好六合卦，必然成就，只是騰蛇治世，見遲些。」卜氏道：「那人平安麼？」瞎先生笑起來道：「奶奶，咱曉得那個那人？」卜氏道：「問新郎。」瞎先生道：「新郎有什麼不平安？」卜氏又問道：「幾時得來？」瞎先生道：「一卦裡那裡問得許多事。若論騰蛇治世，不像來的，六合卦又是到底來的。」卜氏取出課錢，打發了瞎先生去後，沒偢沒采，走了進去。有一曲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手執著課筒兒深深下拜，撲簌簌止不住淚珠兒下來；祝告他姓名兒，就魂飛天外。一問他好不好，再問他來不來；總只問兩個的終身也，須是好歹無更改。

卜氏進了房昏昏沉沉，像個要睡的一般，靠在桌上。只聽得有人走進來，抬頭一看，卻是心上的王郎。卜氏立起身來，問道：「你為何今日纔來，教我幾乎想煞了。」王郎道：「我已做了官了，不怕他奈何了我，如今我來娶你去，同享榮華受富貴，不枉了我守著你，你又守著我，心如鐵石，各不相忘。只是一件，我今年是十九歲了，不要還認我是十七歲的。」卜氏不明白這句話，問道：「十七也罷，十九也罷，你說他怎的？」王郎道：「你久後自知。」卜氏聽說中了，不怕他們眾人，覺得歡喜了，扯他去交歡，忙把褲脫了。卜氏久曠的人，覺得陽物一插進去，裡面就連連丟了。正弄得高興，忽然存兒跑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，劉大爺領了鄰舍，進來拿姦哩！」王郎一閃就不見了。卜氏陡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心裡想道：「夢裡相會也好，只是夢裡的王郎，親自說做了官，又說我是十九歲，不要還認十七歲。想是十九歲做了官，纔娶我的意思。天嗄！有這一日，我也情願等著。」起身看天色，已是日落時候。正是：

相思相見知何日，此時此夜難為情。

# 第七回天橋樓北讀書聲

晝日漸長風漸煖，困人天氣堪憐；小橋撐出賣花船，半篙新水，搖曳綠楊烟。

鼓筆翩翩生異艷，中間玉潤珠圓；那知都是好姻緣，不須打稿，吹活盡娟娟。

──右調《臨江仙》

這一首詞，現前景事說入本題，是小說的舊規，原不消十分拘泥。卻說王嵩同安可宗住在塔下祠堂裡，朝夕攻書，半月都不回家。忽然一日，安可宗要回去一兩日，與王嵩商議。若是一同入城，留一個大管家照管鋪蓋書籍，料也不妨。王嵩道：「小弟是非纔定，昨日老僕來，問得家母平安。吾兄自回，小弟在此照管。只留一個尊使在此夠了。」安可宗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去去就來。」王嵩臨別又道：「若兄遇見劉子晉，再問問劉家如何光景，為何子晉說來讀書，又不來了？」安可宗應了，騎了一個騾子，拱拱手自去。王嵩獨自個在祠堂裡讀書，到了下午，覺得淒淒涼涼，不免出門在塔下閒步。有時獨行，有時叫夭桃跟著，不過是消遣悶懷。不期安可宗回去，他父親忽然冒寒睡倒，不得就來。王嵩也待回家看看母親，又怕塔下冷靜地方，萬一失卻了鋪陳物件，有些疏忽，卻怎麼了？只得耐心住著。

偶一日，午後慢慢閒步，卻往南一帶沿河走去，見一個雙扇門裡，立著個婦人，約有二十歲外，三十歲裡的年紀，倒也有七八分顏色。妖妖嬈嬈，不像個正經的，卻又不是娼妓。見王嵩走過，反把全身露出，一雙俏眼，直射在他身上。王嵩見這婦人有些詫異，也回頭著實看他，婦人越做出許多模樣來。王嵩是嘗過滋味的人，況且許多時不近婦人，不知不覺又走去走來，手舞足蹈，做出賣俏的光景。婦人咳嗽連聲，似有勾搭的意思。正看得熱鬧，只見裡面跑出個丫頭來，叫聲：「三娘，吃點心去。」婦人又丟了個眼色，慢慢轉身進去了。王嵩聽那聲音，不像臨清口氣，也不甚關心，自回祠堂去了。正是：

休將舊時意，憐取眼前人。

從此王嵩不出來罷了，若是閒步，定然不往北，只往南。教夭桃跟隨，搖搖擺擺走去走來，賣俏一番。那婦人也不時立在門首，或是咳嗽，或是丟眼色，勾搭小王。王嵩雖然動念，卻不十分在意，便不去打聽他根腳，不過看看兒，俗語謂用眼嫖。那知那女人反愛他少年美貌，二十分留意。

有一日，王嵩在前，夭桃在後，已走往北去了。女人教個小丫頭趕上夭桃，叫了他進去。夭桃原做過馬泊六的，有什麼不省得。婦人問了王嵩根腳，曉得是讀書的小秀才，又問得在祠堂裡住著，就在袖裡取出一塊銀子，把與夭桃道：「小官兒，這三錢銀子，送你買果兒吃。勞你對相公說，我家姓王，原是南方人，家主公叫做王理，為了些官司，躲到這裡來的。我是王三娘，見你相公風流標致，我家主公又回南打聽去了，大管家也跟去了，只剩得一個老僕，大小兩個丫頭，再沒人拘管我的。要你去請相公與我會會，倘事成了，正要酬謝你哩！」夭桃道：「多承賞易，就回去對我大爺說，再來回三娘的話。」跳鑽鑽的去了。

到了祠堂裡，一五一十說與王嵩。王嵩笑道：「偏我花星常照，只是我纔脫了一場是非，如何又去惹哩？」夭桃道：「這王三娘家，又沒有男子漢，又沒有親戚，冷冷靜靜的所在，沒什麼鄰舍，不比劉奶奶家擔心。」王嵩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小小年紀，倒也曉得這許多，只是要去就去，你家大爺來了，就不好丟了他，那邊去睡。」夭桃道：「等我去回了話，只怕就去也不妨。」王嵩道：「這祠堂裡曠野，鋪陳物件，倘有失誤怎麼好？」夭桃道：「有小的和做飯的在這裡，不消王大爺記掛。」正說得熱鬧，只見安可宗差個管家，送好些供膳的東西出來。又寄一字與王嵩，王嵩拆開一看，書上寫道：

小弟原擬一兩日，即來領教。不意家嚴忽爾冒寒，一臥未起。延醫調治，今早略覺痊可。小弟再過數日，始得出城。曾晤子晉兄，已了卻人事，只在三五日間，先到塔下，與吾兄作伴矣。子晉兄氣宜相投，欲於朔日，共吾兩人結桃園之盟。知吾兄坐不見棄，並此附知。不一。

王嵩看完了，知道安可宗尚未出城，劉子晉也還有幾日耽擱，即寫一字回覆，並說過日入城，候令尊老伯萬安。打發來人去了，吩咐夭桃：「你可去王三娘家看他約我幾時？便好赴約。」夭桃急忙忙去了。又急忙忙來回話，道：「王三娘說，就是今晚哩！」王嵩道：「這樣性急的，那女子定是個極浪的了。」夭桃道：「他說我三爺已回南兩三個月了，空房獨自，好不淒涼。快請你大爺來，耍子歇兒，不知怎樣叫做耍子？」王嵩道：「想是南方的鄉音，只是約我什麼時候進去？」夭桃道：「他說將點燈，就大模大樣進去，沒有鄰舍，家裡也沒人管他。」王嵩書也沒心想看了，打帳去赴巫山雲雨。

申牌時候，就叫晚飯來吃了。吩咐做飯的道：「我到一個朋友家赴席，不知夜裡來不來，你可同夭桃小心照管。」做飯的應了，悄悄問夭桃道：「王大爺去赴席，如何先吃得飽飽的？」夭桃道：「我也不知為何，你莫管他。」王嵩把房鎖了，題鑰交與夭桃收好，依舊叫他跟隨前去。將及王家門首，夭桃先去通報。那王三娘先已在門前等了。王嵩吩咐小廝回去，天亮時節，聽聽敲門。王三娘扯了小王的手，一步步進房裡來。尚未點燈，半黑不明的。王嵩作了個揖，王三娘也回了個禮，便道：「我們南方女子，不容易看上人的。若像大爺這般少年美貌，一看看上了，茶裡、飯裡、眠裡、夢裡，再也捨不得了。況我家主公，一去兩三個月，不是我沒廉恥，久曠的女人，那裡還忍得住？」說言未了，已摟住了小王，摸他的陽物了。王嵩自與劉寡婦弄後，這件作怪的東西，已碩然長到六寸五分，大到手指剛剛圍滿了。被王三娘把手一捻，便直豎起來，又長又大。王三娘哼哼的叫道：「我的親親大爺，我忍不住了。趁未點燈，先和我弄一陣著。」就扯王嵩到床邊來，自己忙忙脫了褲子。又替王嵩脫了，仰臥在床，把兩腳豎起，哼哼的叫這小夥子上身來。陽物纔放進陰門，那騷水已往外直流。有《湖州歌》為證：

姐兒心癢好難熬，我郎君一見弗相饒。舡頭上火著，且到舡艙裡。虧了我郎君搭救了我一團騷，真當騷，真當騷，陰門裡熱水捉郎澆。姐兒好像一雙杭州木拖憑郎套，我郎君好像舊相知，飯店弗消招。弗消招，弗消招，弗是我南邊女客忒虛囂。一時間眼裡火了小夥子，憑渠今朝直弄到明朝。

且說兩個都是久曠的人，都容易去，弄了半更天，已完了一度。王三娘起來穿了褲子，重新叫丫頭點起燈來。取了些酒果、餚饌，同情郎吃三盃。古人說得好：「樓上牆上馬上，月下燈下簾下。」美人越覺好看，這燈光底下，王三娘七八分容貌，已看做十分了。王嵩的風流標致，真個是擲果的潘安，看殺的衛玠，吹簫的王子晉了。王三娘幾盃酒落肚，顛顛狂狂的走到身邊同坐了，把口含著酒，吐與王嵩吃。又要王嵩也含著酒，吐也他吃。大小兩個丫頭，立著服侍。王嵩道：「你家兩個姐兒，不怕他對家主公學嘴麼？」王三娘道：「穿穿吃吃，都是我管，後來嫁老公，少不得憑我。他兩個敢則一聲兒，教他了不得。我且問大爺，你小小年紀，為何弄得這般好。不但那話又大又長，且是箭箭中紅心，弄得我渾身麻木，好不快活。拙夫已四十外了，我是他晚娶的，從不曾見這樣妙人兒。不知我前世怎樣修得這造化，來得臨清卻撞見了你。我如今要點著燈，明晃晃照著你妙人兒，和你弄。兩個丫頭，等他在這裡，看我和這樣妙人兒弄，也不枉了我為人一世，不消避他。」王嵩道：「如此極妙，但我方纔容易完事，只為久曠的緣故。這一遭，只怕弄得長久哩！」

王三娘聽見了，越發狂騷，半醉的眼睛，水晶晶的看著王嵩，道：「親親大爺，若得如此，我的造化說不盡了。」兩個重整旗鎗，再擺陣勢，都把下身脫得赤條條的，不上床去了。就在春凳上大弄，弄得個王三娘叫都叫不出了。王嵩又抽頂了一陣，只見王三娘昏昏沉沉如死去的一般。大丫頭金菊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家娘被這大爺弄殺了。」王嵩雖曾與王氏大弄，卻不曾見這光景，心上慌了。把陽物拔出，也不顧這婦人露出陰門，竟走了開去。只見兩隻腳往下落了，陡然醒來叫道：「弄煞了我了。」看見王嵩走在桌邊，王三娘道：「心肝，你怎生倒走了去，我的不便處，都被丫頭們看見了。」忙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快活夠了，金菊去熱熱酒來，我和大爺再吃三盃，只得要摟著睡了。」

正說著，聽得北門城樓的更鼓，已打四更四點了。金菊拿了酒來，大家吃了幾盃。王三娘也賞了兩個丫頭，每人三盃，扯了小王上床去睡。王三娘摟著王嵩，比他丈夫王理還親熱一大半，緊緊摟抱，一睡睡到巳牌。老僕在廚下睡，老早起來，不見裡面開門，不知就裡，只得悶坐。到那時節，金菊先醒了，開門出去，老僕纔道：「為何今日睡得正晏？」金菊也不回答，進房叫醒了王三娘，道：「娘，已日中差不多了，快起來罷！」兩個纔爬起身來，叫金菊拿南米出來煮飯，收拾些現成魚肉和王嵩吃了。王嵩再三要回，說道：「今日若不回書房去，朋友們知道了，倒來不得了。過了今夜，我明日再來。」王三娘道：「明日不可失信。」就拿出幾分銀子，吩咐金菊：「你叫老兒城門口買好肉去。」

打發開了老僕，送王嵩出門。王嵩到了門首，王三娘先往外看一看，見四下沒人，就放王嵩出門去了。王嵩祠堂裡過了一夜，第三日點燈時節，又進去和王三娘睡了一夜。第四日，劉子晉披了鋪陳行李，也來讀書了。又隔了三日，安可宗也出城來。大家高興，會文講課，好不熱鬧。王嵩不便撇了劉安兩人再與王三娘同歇。王三娘想念王嵩，等夭桃走過，叫他進去賞了他酒飯，又賞了三錢銀子，再三囑咐他，要請王嵩去去。夭桃說了幾次，王嵩瞞了兩個朋友，又去住了兩夜。

安可宗說起結盟，把歷日一看，揀了初三吉日，置辦了三牲祭禮。大家拜了關帝結為兄弟。劉子晉廿七歲，安可宗廿三歲，王嵩十七歲。序齒稱呼，叫兄叫弟，大家盡量歡飲，抵暮方休。王嵩趁著酒興，只推大解，又被夭桃傳王三娘的話，約了去弄。那知此一夜，安可宗有了酒，不肯就睡。跑到王嵩房裡來，不見了他，問：「夭桃，王大爺那裡去了？」夭桃道：「出去大解了。」安可宗又坐了一會，再不見來，又問夭桃，只見一個買辦家人安童插嘴道：「大爺到這裡來，王大爺有兩晚不曾回來，只怕今晚又不回來哩！」安可宗叫過夭桃來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！若不實說，打你個半死。」夭桃慌了，只得實實稟道：「王大爺偶然閒步，有個浙江婦人，叫做王三娘，勾引去住定，不干小的事。王大爺吩咐小的，不可把人知道。小的膽小，就不敢說，不是小的敢瞞大爺。」

安可宗急急走到劉子晉房裡，來把這話說了一遍。劉子晉道：「偷雞貓兒性不改，才一樁是非過了，又去惹是非。也不要怪王嵩，他忒生得風流標致，女人自來趕騷。教這小小後生，那裡把持得牢，守得定。小弟與兄既為異性兄弟，須不可坐視，又不可不善為調停。若面斥了他，怕他難受，還該只做不知。明日安兄入城，瞞了令尊這話，只說塔下窵遠不便，依舊搬了回去。王兄是非久已冷了，只在兄家裡攻書，離了此地，這纔是善為朋友處。小弟家間可坐，只三六九來會文便了。」安可宗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小弟也道此間窵遠不便，只不好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趁王兄此事，進去有名，在他面前雖不可斥他短處，也須隱隱露些意兒。」劉子晉道：「小弟自有委屈。」安可宗道：「大哥竟在舍下打夥兒攻書，極妙的了，為何說個回去？莫不是沒有束修，故此吝教麼？」劉子晉道：「何出此言，小弟如命便了。」

次日，安可宗早早入城去了。王嵩侵晨回來，夭桃迎了門首，便把安可宗來尋，再三盤問，這事已知道的話，說了幾句。王嵩不好意思，竟到自房裡看書。不去會那兩個，那知安可宗已入了城了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劉子晉見王嵩已回，不來相會，知他有跼蹴不安的意思，只得走過去會他。王嵩紅了臉，不敢則聲。劉子晉道：「嵩兄不必介懷，我三人異姓兄弟，再沒有不十分為兄的，怕是非是秀才本等，色來尋兄，不是兄去貪色，若不相諒，不是相知弟兄了。如今只是躲他為第一策，至如劉寡婦事，小弟兩人自然極力幫襯，不可負他。」王嵩見他如此說，纔放心了，問：「安大哥在自房麼？」劉子晉道：「已進城收拾書房去了。總之，同盟好友，無不十分為己的。」

只見城裡有管家來，拿了兩個名帖，卻是安伯良出名，說塔下窵遠不便，老相公請兩位大爺搬進城去。已收拾五間書樓，安排停當了。今日大吉，就請進去。不由分說，僱夫把鋪蓋書籍，一擔一擔，都挑進城去。兩個讀書相公騎了頭口，隨後也入城。

到了安家，原來不在園上，卻在家裡。有五間書樓，王嵩在北一間，劉子晉在南一間，安可宗在中一間，空著貼北貼南的兩間，隔斷左右，怕讀書聲高，耳根嘈雜，走路自有前廊一帶，各人書房，反在後樓開窗，十分明朗。王嵩問起姨父在間壁，不知還差幾間房屋，安可宗道：「為因馮老師家就在緊間壁，聞得內室也在樓上，故此一向閒著，恐不雅相。如今在此讀書，兄又是外甥，又是嬌婿，緊緊逼著，料也不妨。」王嵩聽了，十分歡喜，心下想道：「若如此說，我嬌嬌滴滴的表妹，就在間壁樓上了，日日夜夜，高聲讀書，要那邊表妹聽見。」這桂姐臥房，正在三間樓上，只隔得一重高牆，初然聽得書聲，不知是誰？漸漸叫人打聽，方纔知是王郎，也不免有些動心。未知後來，做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才女持身若捧玉

西子湖中，綠珠樓上，著個潘安；霧谷千重，鮫鮹十斛，還道寒酸。

權將金屋盤桓，幷銅雀孤單阿瞞；殺盡雞兒，不教天亮，放膽偷歡。

──右調《柳梢青》

這一首詞，乃雲間張子次壁所作，本題是《妄想》二字，似與本傳無干。然余最愛此調，以世間何非妄想，即本傳何必非妄想，試看這回情景，便知妄想非誣。

且說劉寡婦卜氏，一心一意要嫁王嵩，再三托了兄弟，叫與大伯討個了絕。凡是賣得的東西，除了田房，盡情變賣了，漸漸搬回娘家。直到件件完了，纔與丈夫念了卷經，和大伯們說個明白，一乘轎子抬回家去。名說揀個好人家改嫁，以了終身。卻只是守著小王，雖不得相會，間或叫存兒洩洩火氣，吩咐他去通知王嵩。初然安家門上不肯傳話，存兒再不得見面。走了幾次，卜氏沒奈何了，悄悄把三錢銀子，教存兒與了安家看門的，方纔替他傳與王嵩。王嵩想：「叫進去不便，我原打帳明日會過文字，後日回去看看我母親。可吩咐他後日下午，竟到家裡去罷。」

果然到了這日，王嵩回去見他母親。那李氏沒人說起是非一事，常叫老僕去看，又好端端在那裡攻書，只道兒子苦志芙窗，連家裡也不回，把尋朋覓友的舊性子都改盡了，好不喜歡。王嵩說：「久不見娘，只為讀書，不得侍奉娘，想不怪我。」李氏道：「你肯苦志向上，祖宗之幸了。何必常常來看我呢，清明近了，這番須上了墳去，纔好專心坐館。」王嵩應了。

存兒下午走來，竟進客坐裡，叫聲：「王大爺。」王嵩知是存兒，往外就走。李氏道：「那個又曉得你回來，就來尋你。」王嵩道：「劉子晉也同我在安家同坐，只怕是他家小廝。」走出來見了存兒，問聲：「娘好麼？」存兒把討了了絕，回娘家的話，一五一十都說完了。纔說：「娘上覆大爺，怎生尋個去處，相會一相會，好商議嫁娶大事。」王嵩道：「我也要見見你家娘，只是是非纔過，怕他們還悄悄打聽，不敢虎頭上撏虎鬚，再冷半年三個月，方保沒事。況兼提學道新到此了，不知先考那一府，你多多上覆娘，那刻本的《掛枝兒》說得好，道：『你若有我的真心也，須是耐著腸子等。』我過了清明，就往館裡去了，端陽回家，你可再來。我還要寄個字兒與娘哩！」存兒應了自去。

第二日又來，拿了一雙綾鞋，一條自用過半新的汗巾，說：「娘叫我送大爺，多多上覆，端陽務要會面，慢慢的等娘和三老爺商量了，就容易做事。少不得後來嫁大爺，也要大舅爺、三舅爺兩個做主，不要看難了事情。」王嵩道：「他家是什麼人家？」存兒道：「聽見說他老爹是鈔關書辦，死了七八年了，眼下他大舅爺也待備酒席進衙門哩。家裡有田有房，大好過日子的。」王嵩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就放心了，你可對娘說，我沒什麼送他，不要見怪。就是勞了你，端陽送你重意些罷。怕我母親查問，我要進去了。」存兒自去。

王嵩拿了鞋子，只說是劉子晉送他的。從此心裡知道卜氏的事，千牢萬穩，不須記掛。上過了墳，就安心往館裡去。早早晚晚讀書會文，越有高興了。那知隔壁的小小嬌娃，知是表兄在那裡讀書，又且父親許了婚姻，心裡癢癢的，指望常得相見，卻被一垛高牆生生的隔斷。每日到了下午，常嬌聲嬌氣，或叫露花，或叫香月，故意叫得高。要這邊王嵩聽見，這王嵩也常聽得叫聲，知是千嬌百媚的桂姐。便住了書，只呆呆的聽。正是：
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卻被東風引出來。

且說桂姐年紀雖小，卻讀過書，識過字，看過小說唱本，自然曉得幾分了。況兼王嵩才高貌美，又許了配他。有個住在隔壁樓上，全然不動心的麼？原來他住的三間樓房，左首一間，離安家的樓遠些，是桂姐做臥房。中一間，只在裡面刺繡描花，做個公所。右首一間，卻為桂姐好乾淨，不要丫頭們在房攪擾，夜裡叫露花、香月大小兩個丫頭在這房裡睡。因為打聽著小王讀書，只隔得一高牆，常常走到這裡來，叫露花，叫香月，明明勾引才郎。

有一日，桂姐對露花道：「王家哥哥既在隔壁樓上讀書，該送送東西請他，打從安家大門裡進去，怕人談論。這後窗一帶房簷，卻是相連的。又怕安家大爺也在樓上讀書，若假人送過去，被他看見了，不好意思，怎麼便好？」露花道：「那房屋前半截原有個門的，想是當初原是一家的房子，後來賣與兩家，把門釘煞了。門上頭一個空處，把磚砌沒了。除了這一截子，總都是磚砌的高牆。我同姑娘去看看。」桂姐走到這間房裡來，看了一看，道：「果然有門的，想是釘煞了。丫頭，你閒的時節，拿桌子靠了這門邊墊上去，輕輕去了一兩塊磚兒，看看那邊，若只見王大爺一個，就好通信。」露花道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我包姑娘看了回話。」

果然到了第二日，這丫頭把桌子墊了，爬上去起那有小縫的磚，起了一塊，又一塊，去得兩塊磚，明明白白看見那邊的了。只見小王坐著看書，越長得花堆玉砌了。露花長桂姐兩歲，小王嵩一歲，見了好不動火。看了一會，只見小王把書推開了，口裡喃喃的道：「許久不和女人弄聳，好不火盛。」說言未了，把手在褲襠裡提出陽物來，連忙一擦一擦，打起手銃來。擦了幾擦，陽物直挺起來，又長又大。露花雖不曾破身，此時見了，不覺小陰門裡，流了好多浪水，有些過不得，只得走下來，跑去對桂姐道：「姑娘，我把磚頭去了兩塊，已是明明亮亮，看見那邊的了。王大爺在那裡看書，如今書倒不看，又在那裡頑哩！」桂姐聽說，便要上去瞧瞧。露花又不好說怎麼樣頑，跟了他同到這房裡來，叫露花扶上桌子去。桂姐害怕，那裡扶得上，只得叫：「露花，你再上去瞧王大爺在那裡做什麼？」露花不敢推辭，又爬上去一張，只見王嵩在臉盆裡洗手。露花就下來，對桂姐道：「王大爺洗手哩。」桂姐道：「且莫驚動他，慢慢的再想個道理出來。」從此露花略得空閒，就爬上去看小王了。王嵩獨自端坐在書樓上，那知道有人看他。正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且說桂姐指望見見王郎，又怕桌子上一時扶不上去。過了幾日，忽然想著了椅子，教露花拿了一把緊緊靠在桌邊。又叫露花扶牢了椅子，自己慢慢的爬上去，甚不費力。笑道：「張生跳牆，料也不如我安穩。」只見身軀比露花略短二寸，那磚頭空處，還有些扳不著。又教露花拿個踏腳凳放在桌子上，墊了腳，直看見那邊樓上了。只見王嵩不見在房裡，房門卻開著，像是偶然走在外房去了。看了一會，只見王嵩同了兩個朋友，手裡拿著幾篇文字，走進房來。那兩個朋友，正是劉安二人，為隔日做的文字，你批我閱，故此傳到王嵩。二人容貌平常，越顯得小王的標致賽過潘安、衛玠、王子晉了。桂姐立在上面，不覺咳嗽起來了，只得下來，對露花道：「上面看也不便，你說只是釘煞的了，等王大爺不在房裡的時節，不如輕輕去了釘，就兩下裡走得來走得去了。」露花道：「不消瞞得王大爺，難道他不想見見姑娘，如今是表兄妹，後來是真夫妻，你貪我愛，自然之理。」桂姐笑道：「你這丫頭，好副老臉，有許多說白道黑的話。」這裡絮絮叨叨了一番。王嵩有些聽得了，只不十分明白，心裡想道：「雖說姨父臥房，不知可是桂妹妹住在隔壁。」把眼左看右看，忽然仰面一看，看見了板上磚頭去了兩塊，他心裡記了。

到夜深人靜，把門閉上，拿個小桌子，靠板壁放好。又拿一把椅子墊了腳，輕輕爬上去一張。只見那也點著燈，也有桌子靠在壁上，像是個女人爬上桌來。王嵩閃了一閃，想道：「他那裡也看我，我就算看看他，亦有何妨？」再把眼去張那邊，也是一隻眼湊上來，恰恰打了個照面。露花叫一聲王大爺，王嵩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露花道：「我是桂姑娘貼身服侍的露花。」王嵩道：「你家姑娘呢？」露花道：「這三間樓都是姑娘住著，姑娘在那一間，我和小丫頭香月在這一間。姑娘日裡曾爬上桌子瞧你，你卻同兩個朋友看文字，我是日日領姑娘的命，看你讀書，你自不知道，如今纔知道了哩！」王嵩道：「既然只隔一重板壁，如何計較？可能夠過姑娘房裡，和他說句知心話兒。」露花道：「姑娘正是這等說，這裡原有門，是兩邊各自釘煞的，咱去了這邊的釘，大爺去了那邊的釘，日裡依舊掩上，夜裡就一統山河了。」王嵩道：「你姑娘既有這話，趁如今夜深了，沒人知道，我有兩個壓書的木戒尺，遞一個與你，你去了這邊的釘，我也拿戒尺，去了這邊的釘，打什麼緊？」露花道：「大爺，你去拿戒尺，等我去和姑娘說聲，當得叮叮噹噹，他少不得要問。」

王嵩一面取戒尺，露花一面下來，說與桂姐知道。桂姐好嘻了，也走過來幫他，又叫香月點了一根牛油蠟燭，拿著來照一會子。露花已去了上下兩個釘子了，王嵩這邊終是油燈照得不亮，起了半晌，還起不得一個。桂姐叫露花也拿根蠟燭，打從上面遞過去，又沒燭簽，也拿個遞了過去，照得明亮亮，纔都把釘去了。門卻好好的，一扯扯開，又開在桂姐這邊來的。

王嵩原是表兄妹，一向認得的，竟走過來作了兩個揖。桂姐回了兩禮，便道：「好是極好的，只是男女混雜，有些不雅相。」王嵩道：「我和你是表兄妹，又蒙姨父許配為夫婦，為何說這客氣的話？」桂姐道：「哥哥，你過去罷！咱這裡要閉上門哩。」王嵩道：「門已開了，閉也沒用。」只這一句話，倒動了嬌娃的念頭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若未嫁的時節，先把王郎破了身，這便是門已開了，閉也沒用。」也不回言，竟跑往自己房裡去了。王嵩隨後趕來，桂姐道：「我和哥哥講過了，你來只管來，坐也只管坐，但那羞人答答的事，直做了夫妻，纔許你做。若是你不依言，這次閂上了門，再也不開了。你卻休怪。」王嵩不由分說，竟摟上去。桂姐道：「少不得後來做夫妻的，摟摟又何妨。只是一件，古人說得好：『覆水難收，殘老不再。』我常見有《王嬌鶯》的唱本兒，初然父母許他嫁，後來反悔了，以致嫁又嫁不成，丟又丟不得，覆水殘花，誤了終身大事，日後卻送了性命。方纔哥哥說的，門已開了，閉也沒用，說得我毛骨悚然，憑你摟摟摸摸，只要避了丫頭的眼，若要破我的身，我就和你斷絕往來。」

王嵩道：「也罷，不做這事，只憑我親近親近，難道也不依我。」桂姐叫聲：「露花，奶奶拿與我的桂花三白酒，你開一瓶來煖煖，我與大爺吃三盃，沒有好菜，只果子也罷。」王嵩見露花應了自去，走上前把桂姐抱在懷裡，坐在磕膝上。桂姐只不言語。王嵩把手打從他腰裡，插入褲襠摸他那小小東西。桂姐紅了臉，笑了笑道：「後來要做夫妻，我也顧不得許多羞，只許你摸摸兒，若是別樣，我死也不依的。」只聽得丫頭腳步響，桂姐走過桌子這邊來，擺上幾碟果子，小丫頭斟上酒，兩個坐了吃著。桂姐叫過香月來吩咐道：「爺和奶奶許把我招大爺做夫妻，未曾成親，不該同坐吃酒。只因原是表哥哥表妹子，故此不避人眼。你後來總是陪嫁丫頭，須和我一心一意，不要未風先雨，說與家裡人知道。就是爺和奶奶面前，也不可提起。」香月道：「我是姑娘的人，自然憑姑娘吩咐的。」桂姐道：「露花大了，自然曉得事體，你年紀不多兒，怕你不知道。」說罷，又吃了幾盃。丫頭走了出去。王嵩趁酒興，又指望做那件事起來。桂姐變了臉，只是不肯。有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親哥哥且莫把奴身來破，嬌滴滴小東西，只好憑你婆娑。留待那結花燭，還是囫圇一個。蓓蕾只好看地，且莫輕鋤，你若是只管央及也，拼向娘房裡只一躲。

王嵩見桂姐執意不肯，又吃了一兩盃，趁了丫頭不在，走近身來，摟住了，親了兩三個嘴。只得別了，過自己房裡，心上又喜歡，又思想，像自不了事件的。露花心裡想去偷這風流才子，怕姑娘著惱，只得忍住了。桂姐也來查門，方纔回房去睡。

從此到了夜裡，王嵩定然過這邊來，也有時節，桂姐走到那邊去，只是不敢高聲說話。桂姐是母親的愛女，只道他酒量好了些，又道他喜吃桂花三白酒，常叫家人買上十來包送到樓上。時四月中旬，月明如晝，王嵩同劉安兩朋友，吃過了晚飯，各自回房。未到一更天，就彈彈門，到桂姐房裡討酒吃。吃酒中間，摟上來，也不顧露花在面前了。連那桂姐也日深月久，漸覺忘懷。王嵩對露花道：「露姐姐，你道我與你姑娘有事的了，不知分毫還沒相干哩。今夜好月，嫦娥也笑人孤另，你勸姑娘一聲，既許做夫妻，前後總只一般，今夜總承了我罷。」桂姐道：「這事我不做的，你怕孤另，我和你連衣睡一睡，倒也使得。只是香月叫他去睡，露花你可在中間坐坐著，倘或睡著了，可叫我們一聲。」露花應了，自到外房來，王嵩強那桂姐，大家脫了衣服，一般同衾共枕，只不肯做那件事。急得個王嵩就如小孩子被娘拿過了糖，不把他吃，又如螞蟻在熱磚頭上，盤旋不定。桂姐見他如此，笑起來道：「你這個人忒不長進，看你急得恁般。也罷！露花這丫頭，我平日極喜歡的，又大我兩歲，模樣兒也生得好，叫他和你洩一洩火氣好麼？」王嵩心上原有些愛那丫頭，口裡假意推托了兩句，就應承了。

大家穿了衣服起來，走到外房，只見露花在那裡打盹。桂姐叫醒了他，道：「王大爺只管要幹那營生，我年紀忒小，你便和大爺弄弄罷。」露花道：「怕姑娘怪。」桂姐道：「我叫你做的事，決不怪你。」桂姐自進了房，露花自偎著小王，就在春凳上弄起來。原來露花還是童女，王嵩興發，不管三七廿一，弄得個丫頭疼痛難當，幾乎哭出來了。桂姐聽見，走到房門口說：「今夜且饒了他，慢慢的憑你再弄何如？」王嵩丟了露花，又來要強桂姐。桂姐把門關上，竟進去睡了。露花怕疼，也不肯再弄。王嵩只得過去了。未知後來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有詩為證：

小燕因風驟，徒勞來去風；

翩翩雲裡翮，莫又入花叢。

評：

使人眼熱，亦使人魂飛。

# 第九回俏郎君分身無計

莫動念頭蠅，且算拳中馬。幾句低詩幾局棋，消盡平生者。

扯淡錯書麞，熱鬧徒存瓦。多少湮埋八斗才，莫怨天公也。

無事看風鳶，有興調絃馬。道聽訛傳姑妄言，莫負年華者。

紙盡兩重山，竹屋三間瓦。打破虛空直等閒，且自酬歌也。

──右調《卜算子》

這兩首詞，是和辛稼軒作，句句扯淡，卻語語真切，點醒世人，教他在名利利海裡，急須脫身出來，學那蘇東坡無事，聽閒人說鬼，做這回小說的引頭。

且說王嵩，只為桂姐執性，不肯輕易破身，反叫丫頭露花，做了替身。這露花原模樣兒齊整，一雙俊眼，唇紅齒白，不像個丫鬟到底的。王嵩自前那一日，扶了他起來，便有三五分看上了他。不期桂姐卻有此好意，總承他兩個弄了。從此一過桂姐這邊來，小王先有個替身在肚裡，露花第二遭也就覺滑溜些，十六八歲的丫頭，已自知情識趣，好不得意。漸漸的，桂姐見他兩個忒火熱了，只得吩咐他幾聲道：「我叫你做的事，決不怪你的。只是引得個王大爺心狂意亂，一則怕誤了他讀書的事，二則怕忒過來得勤了，那邊同看書的，有些知覺，不好意思。以後王大爺要過來，只說我下樓往奶奶房裡去了，冷他幾日的心，正是長久之計。」露花道：「姑娘吩咐，我知道了。」誰知這丫頭乖巧，把這話對小王說了，每夜直等人靜，香月睡著，或是開小王過來，或是到小王房裡，翻天覆地，整夜狂騷。隔一兩日，露花問了桂姐，纔放他到那房裡來，溫存半晌，也只是摟摟摸摸，依舊是露花去受用了。

過了半月，已是端陽佳節，王嵩要回家看母親，預先一夜來別別桂姐。桂姐送他雄黃袋一個，朱履一雙，縐紗汗巾一條，王嵩收了，謝道：「承妹妹盛情，只是我沒什麼回敬，怎麼好？」桂姐道：「至親骨肉，如何說這客話？」

第二日乃是五月初五，王嵩又敲板壁，說了一聲，方纔回去。原來這日劉子晉為困擾得安可宗久了，在沿河閘口賃了一間臨河樓房，備下酒席，請安家父子看龍船，就請王嵩相陪。這原是安可宗留他的，因此安伯良辭了，只教兒子赴席。劉子晉道：「咱們三弟兄日日會的，今日只三個人吃酒，雖說知己千鍾，覺得忒冷淡了。這隔壁樓房有個汪存姐，生得異樣標致，原嫁與徽州黃客人做妾。黃客人一去兩年，只有空信往來，存姐熬不過了，梯己與人偷偷，有兩三個修癢人做腳，只是再不肯陪酒。小弟也會過他一次，如今就在隔壁，送一兩禮金過去，請他來奉陪，好麼？」料然隔得一重板壁，他也決不推辭。安可宗猶自可，小王手舞足蹈，攛掇劉子晉去請。劉子晉封了禮金，叫小廝過去。汪存姐原不十分出門的，正在家沒事，小廝把銀封送與他道：「劉大爺送的禮，沒有什麼生客，咱大爺請安大爺、王大爺看龍船，就在隔壁樓上，請存娘去吃會酒兒。」原來汪存姐久聞王郎的大名，不得一見。聽了這話，便問道：「那個王大爺，可是那小秀才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正是他了。」汪存姐道：「你家大爺我會過的，極肯幫襯，是在行的人兒，我就過來，這禮斷然不好收得，就勞管家帶回。」小廝丟了就走，道：「存娘快些來，大爺們候著哩。」小廝來回了話，又說：「他問王大爺哩！」劉子晉笑道：「偏生王兄有女人問他，可見潘安擲果之事，真正有的了。」正說著，汪存姐過來了。各各相見，汪存姐看王嵩，果然是個美男子。王嵩看汪存姐，果然又是個美婦人。四隻眼睛，看得刻毒。

其時擺上酒席，圍坐暢飲。忽然四五隻龍船，鑼鼓喧天，打從鈔關一路搖往北來，一齊立起身，靠著樓窗去看。汪存姐緊貼著小王，眼裡看船，口裡調情，不知如何？幾句話，已約定了他，今夜在他樓上去，要成就巫山雲雨了。龍船來來去去，不是一隻，不在一處，看一會船，吃一會酒，正席換桌，直吃到掌燈。忽然不見了小王，只道他吃酒多了，有些坐不牢，安可宗還道：「好兄弟們，就吃不得酒，何不說一聲去。」那知他已悄悄先躲在汪存姐樓上去了。又略略吃過幾盃，大家散了。劉子晉要送送存姐，汪存姐已約了小王先去，只得回道：「原有蘇州市店朋友預先約定的，劉大爺送我，有些不便。」劉子晉也就罷了。道：「恕不遠送。」正是：

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王嵩悄悄走過汪存姐家來，敲門進去，一個半老不老的婆子出來開門，回道：「娘不在家。」「是你娘約我先來的。」婆子不信，不肯放他進去。裡面有存姐的母親，走將出來，看見小王美貌，好標致的小官兒，曉得他女兒。就叫：「放他進去，讓他樓上去坐了。」王嵩看看他，卻只好四十歲光景，問道：「存娘是令妹，還是令愛？」答道：「是小女。」王嵩道：「令愛同在隔壁吃酒，約我先來的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存姐已回家，走到樓上來了。滿面堆著笑道：「大爺果是個信人。」又對他母親道：「娘，只怕偌大一個臨清，沒有王大爺這個潘安哩！快收拾便酒來，再吃幾盃。」王嵩道：「我吃不得酒了，不消費心。」汪存姐叫取晚飯來，他母親下樓去。

不多時，酒也有，餚也有，大米飯也有，都叫婆子搬上來。兩個吃了一會，吩咐婆子收拾了去，快取熱水來淨身上。婆子去不多時，熱水也來了。兩個洗了一回，吩咐婆子自去。把門閉上，打帳弄聳了。王嵩自道：「能征慣戰，弄過幾個婦人，只便是這般做作。那知汪存姐的手段，不比前番這幾個。」把油燈重新剔了一剔，明晃晃照著床上，先來替王嵩脫光了上下衣褲，自己也都脫了，爬上床去。叫他上身來，拿著纖纖玉指，引他的陽物插入陰門，口裡嘖嘖的讚道：「又長又大，好件東西。我口道中看不中吃，卻也中吃。」就把身子聳上來，把花心緊緊對著龜頭，一聳一聳，就如咬的一般。連連五六十聳，弄得王嵩快活難當，不覺汩汩的流了。汪存姐笑道：「這樣長長大大的東西，我心裡喜歡他得緊，畢竟中看不中吃，可惜！可惜！」王嵩道：「不敢欺，我也弄過好些婦人，一夜半夜，這樣歪纏，再不肯洩。今夜經了你的手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就完了事。嗄！我曉得了，只為你連連套上來，我有些膽怯了，少待片時，看我再弄。」汪存姐聽了這話，越發浪起來，一會兒也等不得了，忙把身子縮下去，一口咬住陽物，一舔一舔，指望舔他硬起來。那知這件怪物，越舔越不得硬。急得個汪存姐左扭右扭，陰裡浪水直溜，好生過不得。王嵩被他舔得酸酸的，癢癢的，滿身麻起來。又叫道：「不要舔！他自會硬，若舔再不硬了。」汪存姐只得放了陽物出來，兩個指頭，輕輕拿著，把粉臉偎在上面，口裡哼哼的道：「乖乖的，好大雞巴，快些硬了罷！不然如何我了？」只見那東西漸漸的豎起來，有七寸長，三四寸半粗，汪存姐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救了我的命了。親親的哥哥，你如今把我屁股拖出去，在床沿上弄，你的力氣就覺大些，我套上來也不十分怎的了。」王嵩果然拖他到床沿上，把又長又大的大陽物，像小鐵錘一般直插進去。這場好殺，道是：

楚霸王鉅鹿鏖戰，又是諸葛亮周瑜和曹操赤壁大戰；又是小秦王三跳澗，尉遲公和單雄信大戰；又是岳武穆韓靳王和兀朮朱仙鎮揚子江大戰；又是洪武皇帝和陳友諒鄱陽湖大戰。

王嵩一上一下，一進一退，一衝一突，把個汪存姐弄得千叫萬喚，後來連叫喚也叫喚不出了。只是閉著眼哼，下面滔滔汩汩，不知流了多少浪水。直弄到五更一點，汪存姐滿心滿意，纔叫道：「親哥哥，我夠了，睡睡兒罷！」王嵩放了他腳下來，偶往下面一看，那樓板上的浪水，像是潑了三四甌水在上的，那燈又明亮，王嵩指著浪水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子？」汪存姐道：「我的親哥哥，被你射出的許多水，還虧你問我哩！」

兩個纔緊緊摟著，一睡直睡到小餉午，汪存姐的母親收拾停當了飯，纔到床邊，叫醒了他，起來梳洗。原來近日是洞庭布店一個葉十八朝奉，預先約下的，已來催過了兩次了。為因這日有客，只得放小王回去，再三約他初六七來。小王口裡應了，道：「他是半開門的娼婦。」也不十分在心，慢慢步回。見過了母親，就道：「外面龍船正盛，朋友們約去看看，因為久不見母親，兒子回來說聲。」李氏道：「兒，你久在館裡攻書，節下自然該頑頑了。憑你自去。」王嵩思想卜氏，打帳訪問存兒，要他通信。纔走出門，只見個半老的婆子叫聲：「王大爺。」王嵩應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為何認得我？」婆子道：「我是臨清聞名的王婆，有句話要和大爺說。」王嵩隨了他走到一個冷廟裡。王嵩心下疑惑：「這婆子是何等樣人，領我來做什麼勾當？」正待要問，那王婆福了一福，王嵩也回了一禮。王婆道：「有個羅奶奶，娘家姓王，原與劉寡婦是叔伯姊妹，他丈夫久戀著一個小婆子，鎮月不到他身邊來的，羅奶奶生得齊整，真個月裡嫦娥一般，琴棋書畫，件件都會，他自己冷靜不過，常吩咐我尋個美貌少年，到那裡相伴相伴，急忙裡沒有好的，又怕人口嘴不穩，不敢輕易說開。前日聽見妹子劉寡婦的事，他動了心，教我尋見大爺，說他的意思，一向來問，曉得大爺在安家攻書，端陽節纔回。我已伺候了兩日了。」袖裡摸出一條縐紗汗巾，汗巾裡裹著重重的一錠銀子，說：「是羅奶奶送你的。」王嵩初然不肯收，以後想想道：「我正沒尋他存兒處，不如應承了他，竟托他寄信與劉寡婦也好。」只得收了，問道：「幾時去會呢？」王婆道：「羅奶奶住在河西里，不十分熱鬧，他丈夫有幾日再不來的。如今就好去了。」王嵩隨了他，踱過板閘，到河西里，遠遠一個大門樓。王婆道：「門樓裡就是了。大爺你站一站，我先進去說一聲。」

不多時，王婆同著一個大丫頭，領到深深一個房裡來。只見一個婦人，果然生得美貌，年紀卻有三十七八望四的光景了。有詩餘為證：

香風一陣，粉面依稀近。裙袖參差拖寸，真個半天丰韻。婷婷好似風吹，慌忙兩手低垂，三十七八年紀，如花似玉人兒。

──右調《清平樂》

王嵩作了個揖，婦人也回了個禮，道：「大爺請坐。」王嵩坐了，倒有四五個丫頭服侍，全然不避。王嵩想道：「這女人像個慣家，況且他的年紀，約莫大我一半，怎好幹這營生。只是既來了，決不放我空去，又要問問劉寡婦消息。」就問道：「丁字巷劉奶奶是令妹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是叔伯姊妹，他如今守在兄弟家裡，專等大爺娶他哩！」王嵩道：「怎敢指望？只是要見一面，不知羅奶奶這裡可以周旋咱兩個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妹子若知道你在這裡，未免有些醋意，我和你成了事，自有個道理。」王嵩沒奈何，只得和婦人弄了一夜。婦人愛王嵩得緊，王嵩卻不愛婦人。第二日再三告辭，許了重陽再來，或者多住一兩夜，纔放了出來。劉寡婦通信的話，也還沒有日子。王婆送王嵩回家，路上說起這話，王婆道：「羅奶奶怕妹子知道了，道是奪了他的光，怎好周旋？我也在卜宅走動，等我去問卜二姑娘，來回你話。」王嵩道：「若得使我一會，自當重謝。」

過了板閘，怕熟人多了，大家分路。王嵩到家門首，撞見了存兒正在那裡張頭張腦，見了王嵩，便道：「小的初二來起，日日在這裡尋，再也尋不見大爺，又怕大爺在館未回，不敢進去問。」王嵩道：「奶奶一向平安麼？」存兒道：「奶奶想念大爺，淚也不知流了多少，常是懨懨的，有些小病。如今這幾日好些了，已對卜三爺說得明白，有個竹西庵，在南門外一個淨室，原是去世的卜老爺蓋的。只得兩位不吃葷酒的禪師，住在裡面，三爺把奶奶要嫁大爺的話，與他兩位說了。約在初六日教大爺竟到庵裡，奶奶也隨後來了。怕轎夫張揚，故此教大爺早去一步。」王嵩道：「我準定早來，多多上覆奶奶。」存兒去了，王嵩只回裡面，見了母親，又出門尋朋友去了。

散誕了兩日，初六侵早，梳洗完了，不吃早飯，身邊有羅奶奶送他五兩一錠銀子，在銀鋪裡夾得粉碎，往麵鋪裡吃了麵，慢慢走到竹西庵來。老僧若木迎入房裡坐了，便道：「卜三爺說這裡大爺高才，情願扳姻，先等二姑娘會會面，講一講。這二姑娘四歲兒時節，去世老爺怕他養不大，寄名與世尊老爺，就拜老拙為師，久後嫁了大爺，連老拙也歡喜不盡了。」王嵩聽了這段話，愈加放心。坐不多時，卜氏到了，卻就是王婆跟著。原來王婆原是卜家門房的舊使女，故此家家用著他，他別了王嵩，就到卜氏這邊。說小王寄信，卜氏也就叫他跟隨了來。卜氏進得房來，福了一福道：「想煞我了。」那眼淚撲簌簌滾下來，連話也說不出，只是哭。王嵩道：「咱們說正經話，不要哭了。」卜氏道：「我心裡酸酸的，那裡忍得住？」若木送了茶點進來，王婆也抽身出去，王嵩閉上了門，且敘敘舊情。真正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。有一曲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不脫衣，只褪褲，兩根相湊；你一衝，我一撞，怎肯干休。頂一回，插一陣，陰精先漏；慣戰的男子漢，久曠的女班頭，陳奶奶失帶了他來，也精精的弄了一手。

卜氏被王嵩弄得快活難當，恐怕忒晚了不好意思。小王不曾洩，只卜氏洩了四五次。沒奈何，起來穿了褲子，各整頓了頭面衣衫。王嵩把門閂去了，輕輕的開了一條縫，憑外面人可以進來，卜氏只管催王嵩娶他。王嵩道：「馮姨父把表妹許我為妻，你久知道的了。蒙你相愛，許我做第二房，如何先娶得你？況你劉家大伯有許多說話，還該再冷一冷，慢慢商量。如今有了這竹西庵，可以相會，也就妙了。老僧若木，我少刻送他禮金二兩，再過幾時，我拜拜你令兄令弟，你回家先與相厚的令弟說知，須是八面玲瓏，纔好娶你。我是秀才，不比平人亂做得的，切莫性急，纔為萬全。」卜氏應了，外面送進麵來，已是申牌時候，忙忙的大家吃了些。卜氏道：「此後如何通信？」王嵩道：「同館的劉安兩個朋友，都是曉得這事的。原許我後來幫襯成親，一向只怕劉大熱頭上，不便虎頭上做窠，如今存兒來也不妨了。只是不可常來，未免我讀書分心。」兩個又說一番，生生的別了。王嵩送了若木二兩禮金，賞了王婆五錢銀子，一個轎子先行，一個步回的慢走。一晚夜景休題。

初七日，王嵩到安家書館裡來，久不見桂姐與露花，他留心不十分飲酒。一更天過去，先與桂姐親親近近了一會兒，又被露花摟去受用了。只有五月廿六日，是安可宗丈人黑回子壽誕。他夫妻到黑家上壽，去了三四日，劉子晉又有事回去了一夜。這夜被鮑二娘再三追了王嵩進房去，弄了又弄，五更纔放他出來。餘日都是露花造化，十日倒有五六日同睡。未知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：

描寫追尋，真正快活。卜氏久不相聚，光景尤為逼真。情景無限於紙上筆下，似墨宰吹活之，妙不可言！

# 第十回賢郡侯有心拔士

燕剪裁雲破，鴦簧炙雨乾；惜花清曉捲簾看，惟有海棠嬌嫩不禁寒。

想到人難見，愁來淚易彈；思量前事好無端，做下恩恩怨怨許多般。

──右調《海棠春》

且說王嵩自從端陽回家，被婦人纏個不了。又羅家半老佳人，老陰少陽，這一夜傷了元氣，有些咳嗽不安。桂姐見他如此，勸他靜養幾時，且不要常常過來。怕露花不免行房，有傷身子。王嵩道：「宗師將到，我也要收心幾時，好去應試。」就一連兩三日，不到這邊來。那知露花這丫頭，嘗了滋味了，倒夜夜想著弄，他和香月原是相好的，明明與他說知，反瞞了桂姐，悄悄半夜開門過來小王睡。從此一夜也不放空了。弄得王嵩不但咳嗽，竟大病起來。安可宗請醫調治，都說是色慾過度，須吃人參。桂姐特地送人參二兩與他。偶然一夜，為放心不下，叫露花開了門，自走過那邊房裡問病，王嵩不知是他表妹，問一聲：「姑娘睡了麼？」露花忙接口道：「姑娘自在這裡，問大爺的安。」桂姐問慰了一番，又道：「人參要用，等我再和母親要些來。」隨即打從旁門，過自己這邊來，心下想著了露花丫頭，畢竟瞞了我常走過去纏他，以致他病不得好。罵道：「你這歪刺骨，想夜夜過去纏他，快與香月抬桌子靠住了門，直待我叫開纔開。若再私開了門，我定然對爺和奶奶說了，打你個死。我不但不曾有染，爺原許我配他，見見料然不妨。」露花道：「多蒙姑娘抬舉，怎敢違拗。只是去年十二月，我月經來了，不想前七月裡來了一次，如今八月盡了，還不見來。」桂姐道：「若是有了孩子，看你怎了？」從此露花也只領桂姐的命，兩日過來度一次，都是日裡。王嵩少年人，一扶便起，病都好了。

到了十月裡，東昌府太守姓施，原是湖州人，會魁出身，極好看文章，極喜見文士，要季考各學生員。安可宗是府學，王嵩、劉康是州學，一齊往本府德考。大凡季考不比提學的嚴緊，三人同坐在一處。劉子晉原有過一次科舉，就是安可宗也文理大通，但不是長槍手。題目發下，府州原是兩樣。大家商量改竄，都是精金美玉的文章。試畢回家，不及二十日，太守發案，王嵩第一，劉康第二，府學安可宗，也考在一等十一名。那安伯良越勢利起來，奉承小王就如現任官府一般。就是馮貢生，大加讚嘆，反託安伯良為媒，要招贅外甥王嵩為婿。安伯良特到王家傳話，與李氏說了。李氏為只一個兒子，怕入贅不便。安伯良來見馮士圭說了緣故，馮貢生道：「我只一個女兒，又不便嫁出。少不得明年鄉試後，方纔成親。成親後，就請親母過來，一家兒住了，左右寒荊是親母妹子，有何不妙？說來了我這裡，女家好先行聘過男家去。」安伯良又到了王家，索性請出王奶奶來，說明了這事話。李氏歡天喜地，滿口應承。馮家揀了大吉日子送了大禮，王嵩也回家，料理回聘。正是：

花迎喜氣皆含笑，鳥識歡心亦解歌。

且說馮貢生送禮後，倏忽冬盡春來，又是新年了，這年是科舉年分，正月裡，存兒約了王嵩，又在竹西庵與卜氏私會了一次。卜氏道：「今年考舉人，求告老天，等你中了舉就好娶我了。我曾和三兄弟說過，你幾時可來，拜拜他弟兄兩個，纔見你實實娶我的心。我的住房，被大伯弟兄賣來分了，小米子田，還是我收來做供膳，講過嫁後與他。去年臘月裡，惡大伯又來催促，說道：『索性不嫁，便不嫁；既說嫁，只管延捱怎的？』我哥弟只是不理他，只怕過了正月，又要來嘮叨哩。」王嵩道：「我就是明日來拜。」兩個又弄了一次，各自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王嵩寫了兩張紅貼，叫老僕跟隨了來拜卜大、卜三，只卜三一個出來接見，也只說些閒話，各各心照罷了。過了一日，卜三寫了他大哥一張帖，又自己一張帖，獨自回拜小王。適值王嵩已出門，不及相會。從此卜氏嫁王嵩的事，已有七八分了。

三月裡，提學道發牌來考東昌府。科考這一府秀才，兼考童生。牌上限二十日，生童取齊州里錄科，依舊是王嵩第一，劉康在第五。連童生兩案一齊送府。卜三官也取在童生數內。劉大趁著考事正忙，又拉了弟兄，來摧改嫁的事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卜三為姊姊得緊，回言道：「從古以來，凡是改嫁的，女家揀人家，男家受聘。如今已是二婚了，你們要多少聘禮，我和家兄，好斟酌做事。」劉大道：「這個不敢多要，多則二十兩，少則十六兩，是咱臨清的舊規。只不得嫁小王，若嫁小王，就要財禮二百兩，纔不去告訴他先姦後娶。」卜三大怒道：「這是屁話，憑我女家揀人家，誰容你做主，如今也未知嫁誰；只是這般勒啃，我家姊拚個不嫁，你昆仲也沒奈何了咱！」劉大只得別了自去，一路和弟兄們商議道：「聽他口氣是要嫁小王的了，只怕這一向兩下裡私自往來，也不可知。我們如今趁小王考的日子，先在府裡告一張姦弟婦的狀子，弄他進不得場。一則他便怕咱們，不敢娶了；二則他有才學的，斷絕他中的門路，好麼？」劉二道：「咱弟兄出狀子不雅相，還尋個舊鄰為頭，隨分再寫上幾個，這便是公舉事情。上官容易准行，左右還有田地，後來分用著的，大家湊些少銀錢送眾人，也不是難事。」劉大道：「有個丘茂是他舊鄰，又是我心腹，不打緊，待我去央他，就煩他尋幾個同去，你們大家去湊些盤費起來，快些做事。」各自散去。

只劉大一個去尋丘茂，路上撞見了，說了備細。丘茂道：「你老人家，我誰想你的東西，你只叫弟兄們湊幾兩銀子來，我自做呈子頭，我自尋人，我自去告，包你像心像意便了。」果然丘茂和寫狀子的商議，把要嫁娶來做通姦證據，寫了一張公舉呈詞，丘茂為頭，隨便寫上幾名，託言近鄰，劉大拉了弟兄們六兩銀子付與丘茂，道：「事成自當相謝。」丘茂留二兩與妻子買柴米，自家拿了呈子，來到東昌府，正值應試的士子，紛紛來至。但見：

擔行李者，大半腳夫；攜書籍者，間多童子。青衿頭白，足蹣跚而欲前；黃口乳香，意蹁躚而自得。或問吾兄下處，端在何方；或云小弟賤名，取於某處。或有父有兄，而追隨恐後；或攜兄攜弟，而顧盼相呼。豈無真正讀書人，才傾八斗；亦有託言宿學子，名冠三齊。不知誰個是長才，會見通場半枵腹。

丘茂見了許多應試的，心上倒有些慌起來，想道：「自古說官官相護，倘一般秀才合了夥，與我作對，怎麼了？我既應承了劉大老，他又付了我幾兩銀子，怎好無功受祿。況他雖然托我，未必不悄悄叫人打聽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有道理了。不免把呈詞投進，不要面稟，若是太爺准了，自然聽原呈人言語，就不怕他一班秀才了。」尋個飯店住下。

次日侵早，太守放告，他就暗投在告狀的裡面，一概都收了進去。施太守委個南方來的後司看狀。看見了這呈詞，卻是秀才第一名王嵩，忙把來送與施太守看。施太守看那呈詞上，為什麼事。只見呈詞上道：

具公呈，四鄰丘茂等，呈為無行青衿，姦娶婺婦事。有鄰劉某身故，遺婦卜氏少艾，豈無行王嵩，私通情密，計誘歸弟卜某家，今復議婚娶婦，昔日姦情，有據而尚無憑，今日謀婚，無憑而即有據。貽玷士林，法應申褫。某等逼鄰，公舉是實。謹呈。

後面又混寫了六七名。施太守大驚道：「王生是合邑第一個好秀才，今科大有指望。前日來謝考，還是弱冠，查他前案，進學是第一，觀風又是第一。據書吏稟稱，州府考童生都是第一。我如今不周旋他，不管這事真假，他斷然不得與考了。」一面悄悄喚快手，叫王生後堂問他，一面批出一張條子，上面寫道：「丘茂等公呈，事關風化，限次日午堂赴審。」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嵩正在下處，同劉安兩人溫習經書，忽然快手來喚。安可宗道：「太尊請去，定然是好意思。」劉子晉道：「未必！未必！此時嫌疑之際，如何喚季考第一的門生？我們左右沒事，大家到府前走走。」一齊兒到了府前，才曉得丘茂進了公舉呈子。嚇得王嵩沒法了，劉子晉道：「不妨，我同安兄都陪兄進去。」三人同到後堂，衣巾伺候。快手傳梆進去，太守出堂，見劉安二秀才，也都是季考前列，平日認得的，並不訝問。只道：「二生與王生同寓麼？」劉安二人應道：「平日同窗，今日同寓。」太守袖中取出呈詞，遞與王嵩看了。王嵩跪下稟，太守扯了起來，道：「後堂不必。」王嵩先與劉子晉商量定了說話，遂立稟道：「門生住在丁字巷，並不曉得劉寡婦也住在巷裡，這丘茂住得窵遠，又不是門生緊鄰，又不是劉家緊鄰。去年春間，忽有沒頭榜貼那寡婦，誣他與門生通姦，致使寡婦回娘家去了。門生並不相識，為何誣門生娶他？如今丘茂挺身公舉，纔曉得沒頭榜是他貼的了。丘茂是鈔關革犯，素與門生有仇，求大公祖老師與門生作主。」太守道：「我怕你果然娶了寡婦，故此喚你來問聲，若如此說，明明是挾仇陷害。你早堂也具一辯呈，就是劉安二生做中證，都上堂來聽審。三生都請回。」一拱竟別了。

次日早堂，王嵩也遞了一辯呈，同候審問。卻說丘茂見太守批限就審，心上又喜又驚，一時沒處尋人，只尋得兩名聽候。太守午時坐堂，問道：「原被都到了麼？」丘茂、王嵩一一點過。太守道：「公舉是九名，如何只三名來審？」丘茂道：「不知老爺審得快，昨早遞了呈詞，都回臨清去了。」太守道：「胡說！你或者與王嵩有仇，那八個人有何干涉，動此沒氣力呈子。」叫上那兩名來，問牛頭不對馬嘴，都答應不來。太守假意又叫王嵩問了，又叫安可宗、劉康問了。然後又叫丘茂問道：「如今卜氏還是在王嵩家，還是在娘家？」丘茂道：「還在娘家，未曾娶去，只是曾央人作伐，明明是娶他為妻子。」王嵩道：「生員今年只十九歲，去冬纔聘定馮貢生女兒馮室，央媒是誰，有何憑據？」太守大怒道：「你這光棍奴才，既卜氏好好在娘家，如何呈他是先姦後娶，你挾仇陷害，阻他上進的路，是真的了。」又叫那兩名上來，一個頂王文名字，一個頂丘文名字。太守問道：「你兩個是東昌府人，我有些認得的，可是丘茂央請你來應點的麼？若不實說，叫皂隸取夾棍來。」那兩個人慌了，道：「小的實不是王文、丘文正身，他說公舉呈子有吉無凶，只得五錢一個，央小的們應名的，望老爺超生。」太守拔六根簽丟下去，每人打了十五板，喝道：「饒你奴才去罷！」丘茂慌了，也想往外跑去，太守喝令拿倒，重責了三十大板，當堂就做審單。道：

丘茂既非卜氏親族，又非卜氏緊鄰，即使卜氏有姦與爾何涉，一貼匿名帖子，再具公舉呈詞，意欲一網打盡。令人三面受敵，法在不赦，情亦難容。全杖何足盡辜，枷號半月示眾。

太守出了審單，叫把丘茂且收鋪，待他招出同謀的再處。審也審完了，招什麼同謀，這是太守十分為那王嵩，怕這光棍又到提學道去歪廝纏，故此立刻斷明了，又不枷號，且收在鋪中。王嵩謝了，同劉安三人同堂，依舊去攻書待考。第一場就是府學州學，共做三場考完，先考的先出案。又是王嵩第一，劉康第四，安可宗府學一等，卜三官也在童裡取進。雖然二十日取齊，卻在四月初一日，宗師纔案臨。本府施太守力讚王嵩，說他少年高才，自進學以至今日，從不曾考個第二。提學道是河南人，太守與他同年進士，就留心看王嵩試卷，果然名士無虛，也就有取他第一的意思。只是生童卷子千餘，一時看不得完，出示令考過生童，俱回肄業。王嵩三人都回臨清了。他母親李氏初然聽得有人告他兒子，甚是憂惶。見王嵩回家，問個端的，纔放下心了。卜三官卻在東昌，細細曉得了這事，回家一一對哥姊說了。那時卜大官才也滿心滿意叫妹子嫁那小王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嵩第二日到館中來，劉安二人纔考過科舉，都不在房攻書，且等發案。王嵩只因要見見桂姐，故此就去。他到了，高聲示意，露花與桂姐說了，開門放他過來。王嵩再三求桂姐道：「如今已行聘了，再無更改，今夜決饒妹妹不過。」桂姐道：「露花這丫頭，被你弄了孩子在肚裡，算來有七八個月了。這十來日，不敢叫他下樓去，只得在自己房裡，正等你來計較。還要歪斯纏著我，我的看看，有日和你慢快活哩，如今且饒了我罷。」王嵩道：「露花懷胎沒甚計較，且等到那時，只得在丈人、丈母面前，認了就是。」桂姐道：「為何開了門，連我也不好看相。」王嵩道：「已定了做夫妻，料不妨得。」這夜王嵩在桂姐床上睡了，卻是乾夫妻到底，不曾破身。未知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：

賢太守一段憐才美意，千古如新。

# 第十一回大登科罷小登科

春困懶梳頭，拈取瓶花嗅；做暖番寒弄雨天，啼得黃鸝瘦。

休嫌春意闌，還把春光扣；幾度為歡未了期，片刻權消受。

──右調《卜算子》

這一首詞，為因本日春歸，全把送春數語做回小說引頭。

且說王嵩日裡在書房讀書，夜裡又過桂姐這邊來。露花懷孕身粗，已弄不得了。苦苦央及桂姐道：「我的親妹妹，左右郎才女貌，一對兒夫妻了，就先把我試試新，有何妨礙？」桂姐道：「小時聽見娘說，若是女兒破了身，成親拜堂時節，那花花髻就戴不牢了。我如今忍耐些時，後來有日和你快活哩。」王嵩那裡肯依，直到跪求的田地，桂姐才勉強應承道：「看你提學道科舉又是第一名，我便和你做一遭兒。」王嵩笑道：「科舉隨分取了就罷，倒是親妹妹這事要緊。天嗄！須扶持我個第一，我磕頭謝你。」兩個這一夜，越脫得光光的，相摟相抱睡了。只不曾蜂採花心，若說親嘴摸奶，你摸我的，我摸你的，已是淫褻極了。

又過了半月，提學道是個好奇的人，提取各學生童，當面發落。他在濟南府原是這般，為因苛刻了些，有人怨他。來考東昌，越發賣弄精神，試卷且不拆號，喚齊了生童，當面拆一卷叫一個，人人膽顫，個個心驚。東昌府學，拆完了一等，都賞了花紅，又各一兩一封，吹手鼓樂送出來。再拆二等，拆到第七名，便是安可宗，也大眾領了花紅，與八錢一封，吹手鼓樂送出來。然後三等拆完，四等也有五名。為因不是歲考，不過唱名發放，隨後就拆臨清州學的卷子。一等一名是王嵩，一等二名是劉康，就像天生成的一般，提學道逐一發放完了，把童生卷子纔發與知府，到府裡拆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各學馳夫拿了科舉的案，各家去報科舉，馮士圭家也有人把王嵩第一名的喜信，就去報了。馮士圭歡歡喜喜進來說了，桂姐雖然笑逐顏開，卻心裡想道：「不好了！這弄一遭兒，是我親口許他的，如今怎好又賴。且到其間再作區處。」第二日，王嵩一班兒謝了提學道，蒙吩咐各回肄業，三個同窗朋友雇了頭口，一齊回州裡來。正是：

個個鞭敲金鐙響，人人齊唱凱歌回。

王嵩在騾子上，心裡想道：「又考了第一，我的親妹妹料難推調了。」一路裡，就如小孩子要糖吃，盼不到。臨清來府州原隔得一百里路，過了梁家淺二十里，到了豆腐行屯打中火，他就只管問：「為何今日的路，覺得遠了許多？」又過了孔家集，隨路只問：「到臨清還有幾里？」劉子晉道：「嵩兄要緊到家，見令堂老伯母麼？為何這等性急？」王嵩道：「小弟同二兄到館，只是今日路覺遠了些，不是小弟性急。」又走了十來里，已到了臨清。安伯良先曉得他們回來，預先備下酒席，與王劉二人接風。這酒一則奉承第一第二，二則自己兒子有了科舉，心裡快活，真正說不盡的風光。王嵩三人纔到南門，遇見館裡接他們的管家連路磕了頭，稟安可宗道：「爺備酒在家，叫小的稟大爺，接劉大爺、王大爺，且不要回去。竟到館裡洗塵。」安可宗就接了兩人，進得廳來，見過了安伯良，便入席飲酒。三盃兩盞，行令猜拳，大家吃得爛醉。王嵩虧夭桃扶上樓來，開了書房，便和衣睡倒。一睡直到天明，桂姐正心裡特特地怕他過來纏帳，那知他被酒弄醉，竟忘懷了。有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俏冤家，得意回，如何吃得爛醉；倒著頭，和衣睡，一毫兒不知。枉了人，點著燈，坐了三更多天氣。待要開門看，又怕他醉後癡。若論他醉後的顛狂，也定是纏個死。

到了次日，王嵩十分懊悔道：「本待赴巫山雲雨，卻被人誤了事，況且科舉考了第一，是秀才的本等，如何歡喜過度，吃得這等爛醉。豈不被有見識人笑斷了肚腸。」勸得自兒戒飲了。從此每夜只吃十小盃為率，再不過飲。

這日指望和桂姐成事，只得且不回去。夜間彈了彈門，露花開了門放他過去。桂姐笑吟吟的道：「恭喜又考了第一。」王嵩道：「恭喜你的話兒准了。」桂姐紅了臉道：「不要取笑。少不得成親不遠了。」王嵩道：「妹妹料悔不得前言了。」桂姐笑道：「悔了這一遭兒，夫妻間亦有何妨？」露花搬上果子酒來。王嵩道：「我昨夜被東家強勸，一時醉了，誤了大事，再不十分吃酒了。」桂姐道：「他吃醉了，怕他要歪斯纏。丫頭收拾了去罷。」王嵩聽了這話，反道：「既蒙妹妹美情，且等我略吃幾盃兒。」你一盃，我一盞，吃了兩三巡，桂姐道：「我吃不得了，哥哥你再吃幾盃。」王嵩連連只管吃，比昨夜多吃了好些，卻不覺醉。桂姐急叫：「露花、香月，你們收拾去吃了。」丫頭們收了下去，王嵩趁著酒興，再三求祈，桂姐只是不肯。王嵩顧不得肯不肯了，騙說：「脫了睡罷。」桂姐纔脫了小衣，正待上床。被王嵩一把抱住，用力捺倒，不由分說，提起他兩腳，只管亂插。桂姐亂叫起來道：「那見人家夫妻，做這強姦模樣，虧你讀書君子，全不怕羞。」叫喚極了，身子又亂擺，兩手又亂推。王嵩沒奈何了，只得放了他起來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桂姐見他放了起來，倒賠著笑臉兒道：「親哥哥，不是我拗著他只管不肯，但夫妻百年大事，如何這等蠻法。再停停兒，憑我親哥哥弄聳好麼？」王嵩沒法了，只得摸了一陣，摟著睡了。

次日說要回家看看母親去，桂姐道：「你莫怪我，等這遭來再處。」王嵩與安可宗說了，連劉子晉也同回家去。劉子晉道：「這一次只怕有十來日耽擱，完完家裡的事，這遭就好做人場的工夫了。」王嵩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來約兄同赴館罷。」安可宗也趁著兩個回家，自己帶了娘子，到丈人黑家去了。王嵩到家，見了母親，那李氏的歡喜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日見了存兒，才知進學案上倒轉來第二名卜養浩，就是卜氏的弟卜三官，又約王嵩在城外竹西庵相會。王嵩正沒滅火處，就約定了次日在竹西庵。來送了長老禮金一兩，卜氏特地送了二兩，況有了太守那番事，膽子大了，兩個公然住了一夜。

第二日申刻，又弄了一遭，大家纔別。卜氏千叮嚀，萬囑咐，快快中了，就來娶我。王嵩滿口應承了，回家住了兩日，坐不過了，來拉劉子晉。劉子晉還沒完家裡事，王嵩只得自到了館，安可宗還未回。這一夜，鮑二娘原來與王媚娘說通了，一夥兒做賊，弄了王嵩進去。第一夜是鮑二娘弄了，次夜，安伯良到鮑二娘房裡來，就悄悄的送王嵩到王媚娘房裡來，又換一個新娘，好不有興。王媚娘二十多歲，不曾生育，那東西緊緊的十分有趣。只有一件，他本性原是浪的，嫁了安伯良，不甚得意。見了這少年風流，又能征慣戰，就二十分快活。陰門裡流出來的浪水，滔滔汩汩，不知多少。王嵩見他騷狂忒甚，扯他到床沿上來，提起兩腿，著實抽頂。王媚娘親哥哥親爹爹價叫，不消說了。下面的淫水，就如辰州小閘裡的放溜，流了滿地。又虧是初夏時候，天氣不冷，若是冬天，完結做鍋大一塊冰了。王嵩心裡想道：「我弄過了好些婦女，再不見有這般浪的，越弄越高興了。」直弄到四更已盡，五更初交，怕安伯良早起或者走來，只得開了門，送小王到書樓下，夭桃接應了去。王媚娘回到房裡，思思想想，再也丟不下了。原來他曾讀書識字，平常也會太平歌兒，只因嫁得安家不好，做下太平歌五個，將來寫在一張紙上，叫夭桃寄送王嵩。王嵩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黃柏木蓋座房，苦人在裡邊藏；到晚來只宿在苦床上，苦茶苦飯苦羹湯。吃在肚裡苦滿腔，我苦甚難當；我苦告上蒼，苦心苦膽苦五臟。

黃柏木蓋座樓，苦人在裡頭愁；渾身上下苦了一個夠，一心只要到蜜州。苦命人兒不自由，一夢到蜜州；醒來依舊在苦樓，苦風苦雨難禁受。

黃柏木蓋座廟，苦人兒把香燒；苦言苦語苦禱告，苦神聖眼內苦淚拋。苦命的人兒你聽著，你苦實難熬；我的苦對誰學，一般苦都是前生造。

黃柏木蓋座殿，苦人兒殿裡邊；高高下下苦了一個遍，到幾時使了漿領布衫。渾身上下甜一甜，苦的在裡邊；甜的在外邊，生生的把苦心頭嚥。

人都說黃柏苦，我倒說黃柏甜；我的苦更比黃柏現，渾身都被苦來煎。苦上心來左右難，苦海更無邊；苦夢兒重如山，到幾時苦盡了把甜來換。

王嵩看完了，嘖嘖的嘆賞道：「其正女中學士，怪不得這般風流狂蕩。」吩咐夭桃道：「我怕寫回字兒，你老相公偶然翻著了，不當穩便。可替我上覆小奶奶說，做得極好，已領教了。」

安可宗已到館裡，鮑二娘、王媚娘，已都不敢放肆。王嵩夜裡依舊仍從旁門過這邊來，桂姐只是不肯破身。看看七夕將到，露花身子粗重，已是十月滿足時候。王嵩怕他分娩，丈人丈母究問起來，不好意思。同劉子晉攛掇安可宗，要早些到濟南府省城靜養幾時，好打點入場，安可宗和他父親說了，頃時收拾起來，一應盤費，都是安家支值。揀了七月初三吉日起程，劉王二人，各回家料理了一兩日，來到館裡。安伯良初一日準備了餞行的酒，請馮貢生過來相陪。飲酒中間，馮士圭道：「我年紀半老，還想北京應試一遭，再若不中，明春只得就選了，列位本省也都起程，我還要到國子監考科舉，只在七月前後，再遲不得出門了。」袖中又取出題紙一張，把與王嵩道：「是我新擬的科場題目，共二十五個，賢甥同劉兄安生在寓中做一做，倘做著了一兩題，畢竟也省力了些。」大家謝教了。又吃了一回，各自散訖。

王嵩這夜來別桂姐，說起丈人也就往北京鄉試。桂姐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露花丫頭苦捱得到爺出門後，養出孩子來，奶奶比爺又好求告些，便是你的造化。」露花道：「我下人和王大爺養得個孩子，只求姑娘替我養活著他，就被爺和奶奶一頓把咱打死，也無怨心。只是丟姑娘不下。」王嵩道：「你有這片好心，但願你姑娘容我收用，後來中了舉，做了官，就把你做一房小奶奶。」桂姐道：「從古一妻二妾，也是常事。只不許他們放肆，就多收一兩房，我決不妒忌的。」說言末了，又擺上些果酒。桂姐親自把盞，與王嵩送風。又拿一朵南方來的假桂花，插在王嵩頭上。笑道：「這叫做蟾宮折桂。」王嵩笑道：「也得我親近親近嫦娥，纔折桂得穩。」桂姐紅了紅臉，只不則聲，收拾了酒果去。王嵩哀哀求告，要見見意兒，桂姐沒奈何，只得容他略湊一湊，有些疼痛，連忙推住了。只進得半個頭兒，用力推他，推也推他不開，進也不得再進。王嵩雖是慣行，見他這般模樣，不覺汩汩就流了。正是：

雖然半晌風流，也算春風一度。

王嵩別了桂姐，初二又回家一遭，初三清早上路，三個好朋友，從濟河一帶地方，來到省城。尋了荷花池邊一個幽靜下處，靜坐了月餘，納卷報名。只因王嵩是領批，未免忙些。初六日試官入場，初九、十二、十五畢了三場，十七日大家收拾回來，原不打帳到館。只因王嵩心心念念記掛桂姐，又不知露花分娩如何？只回去見了母親一面，次日就來了。安可宗不十分館裡來坐，王嵩夜間彈了一彈門，不見門開。又彈了兩三彈，門開處，卻是香月。王嵩問：「露花姐呢？」香月道：「養了孩子睡著哩。」桂姐聽見彈門，已走來了。王嵩跟了過來，說了些寒溫的話，纔問及養孩子事。桂姐道：「我爹爹七月初八日，就往城上鄉試去了，只道露花十月滿足，畢竟就養孩子。那知他十一個月，前日中秋纔養出來。我再三求告我娘，我娘初然也惱，聽見說我教他替的，倒笑起來。說待他起來，還要打他，這也是寬緩的意思了。爹爹出月纔回，到那其間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叫香月拿酒餚與大爺接風。又道：「如今我娘曉得的了，我怕你這幾日定來，取得些葷菜南酒，在這裡等你洗塵好嗎？」王嵩笑道：「誰要你東西接風，只要你褲子裡那件寶貝接風，就穩中頭名了。」桂姐道：「你做的文字，果然中不中。」王嵩道：「你今夜和我好好的弄了，包你頭名。」桂姐因母親曉得的了，欣然許了道：「吃盃酒兒，好皮著臉。」王嵩忙忙吃了幾盃，掩上了臥房，竟大模大樣把陽物弄入陰門去了。正是：

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王嵩弄完了，取出汗巾，替他揩揩，也還有鮮紅的血。王嵩道：「妹妹弄出血來了。」桂姐道：「好厭人。」從此每夜過來，其個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。王嵩趁他歡喜時節，說起劉寡婦卜氏，要嫁做二房的話。桂姐笑道：「露花養了孩子，你自然要收他的了。只要我兩夜，他兩個各一夜，又不許再娶第四房了，我便依你。」王嵩道：「依你依你，除了你三個，再不娶別人了。」

過了八九日，省城出榜，解元是益都縣人，王嵩中了第二名。劉康中了第十名。只有安可宗也中了副榜。臨清州共中了六個，好不熱鬧。看看馮士圭在北京又空走了一科了。馮士圭在京師見了山東小錄，曉得女婿中了經魁，連自己不中的煩惱，都忘懷了。星夜趕回，到了家裡。他妻房偶說起露花的事道：「女婿長成了，成了親罷，省得他去尋閑花野草。」馮貢生道：「丫頭的事，不須提起。只揀了不將吉日與他成了親，先期接了親母過來，亦有何難？」就是第二日過來和安伯良說了，安伯良雖見同窗王劉二人中了，有些眼熱，卻道兒子中了副榜，下科就有承望，也還高興。來來去去，替王馮兩家一一說定了。揀了十月十九日，不將大吉，王嵩過門成親，他母親反待滿月赴席，就不回丁字巷去了。王嵩九月裡，往濟南見座師，回臨清拜親友，今日也忙，明日也忙，收用了三四對管家。收了至親密友好些賀禮，直待丈人家來，十一月裡纔擺酒請客。那卜氏的哥哥、弟弟，也認了親戚，拜賀了一番。十月十九日，王嵩入贅到馮貢生家來，拜了堂，結了花燭，飲了合巹酒，大家筵席散了，就在後樓做臥房，兩個歡天喜地，上床去脫衣同睡。正是：

紅氈上交拜一對新人，繡被中各出兩般舊物。

王嵩自成了親，夜裡夫妻歡會，日裡樓上攻書，指望聯科進士，不十分出門。就是卜氏，也只是竹西庵會了兩次。他母親李氏直到滿月，才到馮貢生家來住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：

描寫曲盡，筆有化工，馮女不淫不妒，可入彤史。

太平歌實實清淵一才女所作，共七首。余刪其二而併為改攛七字，聊為表出，不敢沒其才也，女子姓汪氏。

# 第十二回這場喜事天來大

春歸去，柳線繫他不住；踏遍江南芳草路，茫茫無止處。說百舌枝頭咽語，半夜一簾酥雨。明歲再來須認取，早把芳情許。

──右調《謁金門》

這一回是這小說的結局，演時春纔別去，夏景方來，觸緒生懷，活活有個王郎，從筆端吐出。看官，切莫草草，把做小說看過。這說王嵩才子，桂姐佳人，王王兩好，如穿花蛺蝶，戲水鴛鴦，未免把露花丟過一邊。嗟嗟怨怨，央香月抱了孩子，趁王郎在房裡同坐，直抱到桂姐面前與他看看。王嵩見孩子，纔想起他來，問道：「為何露姐再不進來？」桂姐道：「養孩子的事，我娘已對我爹說了。我爹特喚我去問，只得皮著臉，把你我因兄妹許做夫妻，不想迴避，為你沒廉恥，未婚先要求歡，我叫丫頭替我的話，明白說了。又對爹說，我已為這孩子，許王家哥哥收他為妾的了。我爹道：『這事憑你，你既要做大賢的人，難道我替女兒吃醋麼？只有一件，縱然不分上下，也須分個大小，你兩個宴爾新婚，不可令丫頭胡溷，且待正月初一日，與他上了頭，初七八的時候，揀個好日，纔許他陪王郎睡一兩夜。如今有丫頭們服侍，不消叫他出來，等他在自己房裡，好好看著孩子罷了。』我爹雖如此說，你先揀個好日，日裡到他房裡去，略溫存他一會，亦有何妨？但不可瞞著我只管進去。」王嵩從此也來看露花，隨便也常弄弄兒，只不十分暢快。

到了午節，安伯良依舊送束脩過來，王嵩謝了。拿來交與母親，李氏道：「我沒什麼要用，如今該送與丈人丈母。」王嵩依言拿與桂姐，教他送進去。馮士圭道：「這不消拿與我，你拿去叫個木匠，收拾樓上一間房，把與露花丫頭，也是體面。明年正月初一起，家裡大小下人，都吩咐稱他是露姐。新養的孩子，都稱他做科哥，小孩子生來，他爹就中了，想還是好的。」桂姐依言，一一都和王嵩說了。王嵩道：「有賢慧的丈人，纔有你這賢慧的娘子。」正是：

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

且說到了新年，果然露姐上了頭，揀初七日大吉，進了新收拾的房。桂姐吩咐王嵩到露花那邊去睡，夜間把孩子教香月抱他睡一夜罷。露花道：「不妨事，我自抱著好。」一連同睡了三夜，纔過桂姐這邊來，說定五日裡去一夜，真所謂一家和氣生千福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劉大見王嵩中了舉，心上有些著忙。到了十二月，他大兒子又一病身故，安氏順姑，也做了寡婦。思量我與弟媳婦做了許多冤家，如今輪到自己家裡來了，十分懊悔。反到卜家來，請出弟媳婦說了無數好話。又道：「如今現世報，媳婦也守了寡，何苦與你做閒冤家，憑你嫁王不嫁王，連財禮也不要了。只是早嫁為上。」卜氏只不言語。劉大去了，卜氏纔和兄弟說知，叫存兒到馮家來說與王嵩。王嵩道：「多多拜上你奶奶，只在元宵後，就同劉大爺上京會試了。不管中不中，待回來商議。」果然十七日黃道大吉，王劉兩個好同年，打夥兒前去。到了北京，下處在東邊蘇州衚衕。報了名，納了卷，初九日進了頭場。題目都是他二人平日做過的。首題是「如切如磋」者四句。次題是「德行一節」。第三題是「是集義所生者，至則餒矣。」

次日，大家互相對看，好不得意。十二日二場，十五日三場，停停當當。王嵩心裡只道，天下人才無出其右，又指望非元則魁。主考是武英殿大學士劉忠，副考是學士靳貴。二十七日揭曉，會元是鄒守英，二名會魁是楊鎮，王嵩中在一百二十名，劉康在一百七十二名。三月十五日廷試臚傳，這一日，王嵩恃自己的才，又想中鼎甲，那知策太長了，連各翰林批語，無處可批，竟在三甲後面，只好守部了，劉康卻在三甲前面，該選推官。正是：

試看滿朝朱紫貴，紛紛儘是讀書人。

且說桂姐在家，正是初嘗滋味的人，反不比卜氏守寡多年，熬煉久了，可以一年半載，孤眠獨宿。王嵩初去的時節，還不覺冷靜，過了月餘，又是春二三月，日初長的日子，夜裡難過，日裡更覺難過。有古詩道得好，道是：

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春日凝粧上翠樓；

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。

到二月二十八這一夜，上床睡了。再也睡不著，叫起香月，吩咐他：「去叫起露姐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」不一時，露花過這房裡來，桂姐叫他坐了，咱們大家說些閒話。露花道：「大爺進過了場，為何還不回家？」桂姐道：「正好是哩！若是中了，還要等三月裡廷試。這是功名大事，我和你甘受冷靜，只是他還要娶劉家寡婦做第二房。你做第三房，你從小兒服侍我，我還不肯十分分了夫妻恩愛，那歪刺骨來，我定要我五夜，你一夜，纔許他一夜。若是大爺亂做，你幫著我，和他吵鬧，不要橫了他。」露花道：「姑娘說得極有理，我替他養了個孩子，還憑姑娘派定，不敢放肆。那二婚頭歪刺骨，誰許他放肆！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正說得熱鬧，只聽得前面亂烘烘，報小錄的打將進來，報稱：「王嵩已中了進士了。」桂姐吩咐香月開了樓門，一齊兒點燈，往外面去瞧。桂姐問他父親道：「爹，可曉得中在第幾名？」馮士圭道：「刻的條子上，是一百二十名。」露花插嘴道：「不知大爺怎麼樣頑耍不去讀書，平常只考第一名，如今卻考了一百二十名了。」桂姐大笑起來道：「頭名是進士，末了一名也是進士，中了就是朝廷的官，論什麼前後，可不被人笑話。」馮士圭問了笑的緣故，也笑起來道：「羞羞羞，不要露出丫頭模樣來便好。」露花把臉漲得通紅了，有些立不住腳，低低對桂姐道：「沒人在樓上，我看看孩子去。」桂姐道：「正是咱們心上喜歡都走了下來，倒忘記了這孩子，你快些上去！」桂姐跟了婆婆李氏與他自己的娘，承值報小錄的酒飯，直吵鬧到大天亮，竟不曾睡。實所謂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。

且說王嵩派在兵部觀政，劉康派在吏部觀政。四月都告了假回臨清來，丘茂因為呈了王嵩，被太守責治，這時節怕王進士仇恨他，逃往大名府去了。劉大慌了手腳，備了八色禮物，來見安可宗，求他好言勸解，情願送卜氏與王老爺為妾。安可宗道：「我三個人桃源結義，還去約了劉大爺纔好。」劉大滿口應承，備了八色禮物，加了一罈蘇酒，反央安家大叔領到劉子晉家裡來。原來劉子晉原與劉大有交，又和他媳婦是安伯良親女兒。請進去，分賓主坐了。

劉大屁股兒也不敢著椅子，口口聲聲求他於中扶持。劉子晉故意道：「王年兄與他令岳馮老伯都在我身上，只是卜三哥也是秀才了，怕不肯把他家姊嫁與王年兄為妾，足下送去求求他纔好。」劉大又滿口應承，回去備了四色上卜家門來，說其緣故。卜氏心懷舊恨，故意不肯。卜三官做好做歹，再三勸他允了。劉大回了劉安二人話，安可宗扯劉康去見王嵩。安可宗道：「我這劉親家原不是好人，故此前日貼沒頭榜的時節，小弟再不敢叨攬去和他講，如今叫做低頭便是拜，兄可看小弟與子晉兄薄面，不要記懷了。」劉子晉也隨聲攛掇。王嵩道：「小弟豈敢記懷，假如小弟有個弟媳婦被人姦了，也要著惱。一向小弟就如夢中一般，實實不知令妹嫁在他家。如今在因之兄情分上，十分有罪，既承兩盟兄見教，一一如命。只是家岳處，不好自說，還求二兄，把敝房知道此事，久已許娶的話，婉婉曲曲，與家岳說明。纔好送小小聘禮去，揀吉日過門。到那一日，免不得要請請卜大哥。卜三哥，既是因之兄親家，連劉大哥也請來赴席，纔沒有小弟的不是。」劉子晉道：「年兄如此存心忠厚，後來畢竟位極人臣。」王嵩笑道：「小弟不長進，風流罪過儘多，若不是存心忠厚，怎得與年兄同籍？」正說著，馮士圭曉得那二人來，已吩咐備飯，說：「小廝，請進書房裡去說話。」劉子晉二人細細和馮士圭說，馮士圭笑道：「決沒有父親替女兒吃醋的理，只要小女肯了，我再沒有不肯。只是嫡庶之分，到底要明白便了。」吃完了酒飯，各自別去。

次日，王嵩回拜劉安二友，就道：「小弟已與敝房說明了，揀定十五月圓日送聘，十六不將日過門，要勞兩仁兄在駕卜宅，通知一聲。」劉子晉道：「小弟同因之兄去，自然依允的。」大家別了。卜氏因見新中一個劉進士，同安秀才做媒，好不歡喜。自己拿出私房銀子，托卜三官置酒相待，盡飲而別。正是：

雪中送炭難，錦上添花易。

十五日送了聘禮，卜三官去請劉大弟兄來主婚。只劉大獨自一個來到王宅，千歡萬喜，打發回聘財禮，分毫不收。卜三官取出王家送來請帖說：「王家共送會親酒帖十張，卜劉親家你收了五張去，到那一日可去走走。」劉大道：「舍弟們只領請帖罷了，小弟相陪卜親家去，豈有故作留難的不成。」十六日老早的，劉大到卜家來送親，卜氏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繡帶飄飄，好不齊整。有詩為證：

不信傾城色，粧成今始知；

圖堪遺冒頓，色本奪燕支。

西子歸湖日，昭君出塞時；

佳人難再得，吾欲賦陳思。

卜氏向劉大福了四福，劉大道：「我亡弟又承奠別一番，足見奶奶不忘舊的意思。到王親家那邊去兒，事須替我包荒包荒。」卜氏道：「少不得親戚往來，不消囑咐。」又回身進去，拜別了哥嫂，並兄弟弟婦，又叫過存兒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原是雇的，他那裡做官人家，規矩畢竟不同，帶你去許多不便。一向你小心服侍我，賞你一兩銀子做盤，你回家去罷！」袖裡取出一對銀子與他。存兒哭起來道：「小的服侍奶奶一場，好好的為什麼打發了小的？」卜氏道：「不是我打發你，怕帶去不便，你且收了我賞賜，若三爺用得你著，你就服侍他也好。」存兒道：「小的情願服侍三爺，不要雇工銀子罷了。」良時已到，王家一般也有花花轎子來接。卜氏冠冠冕冕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且說馮貢生奉承女婿，替他擺了筵席。卜大、卜三、劉大都來。劉子晉、安因之也都赴宴，大吹大擂，上席吃酒，只差得拜堂一節。與桂姐不同，一概只是福福兒，單拜了王嵩的母親四拜，女客也有筵席，這便行南禮，只昭穆坐了。頭一夜王嵩在卜氏房裡，又取了些便酒，同飲三盃，方纔就枕。恩情美滿，百縱千隨，不可說起。

且說桂姐這日見卜氏也有九分容貌，打扮得聘聘婷婷，心裡著實不快活起來。又怕人說他不賢慧，只得外面歡歡喜喜，回到自己房裡，倒有半夜睡不著。

次日，卜氏進房相見，桂姐雖然以禮相待，卻只是淡淡的，叫也不想叫一聲。夜裡王嵩與桂姐說了，依舊到新娘房裡來。桂姐氣忿忿忍耐不住，隨後便來聽他說話。劈頭撞見露花也在窗外聽，兩個打夥兒立著，只聽得卜氏問他：「你曾到大奶奶那裡去麼？」王嵩道：「去過了，他知道我來的。」卜氏道：「昨夜頭一夜，我嫁了你，自然該在這裡睡。今日你怎不去陪大奶奶，卻又這裡來？可不教大奶奶怪我麼？明日三朝，你再來一夜，滿月那一日這便該來，其餘該盡大奶奶的禮。隔了十日五日，到我房裡點點景罷了。我也不是十分貪色的，嫁了才子進士，就夠我受享了，你快些去，不要討大奶奶說我不知大小的禮數。」王嵩道：「前日收用露花，大奶奶也叫我連住三夜，他賢慧的，不妨得。」卜氏道：「雖然賢慧，口裡不說，肚裡畢竟有些不快活。況我比露姐不同，露姐從小兒隨著他，我新來晚到，不可得罪了他，就不好過日子了。」只管推王嵩出來。桂姐想道：「露花丫頭公然同主公睡了三夜纔放他來。這女人恁般曉事，比丫頭還好十分。」回步就走，恰好卜氏推王嵩出來，把門閂了。

桂姐在前，王嵩在後，到這邊房裡來，露花自回房去了。桂姐對王嵩道：「我不道卜氏這般知禮，古人說得好，家和萬事興。好好好，你娶了這曉事的，我再沒氣淘了。」

次日，桂姐見了卜氏，便道：「你年紀大我幾年，承你高敬我，稱我為大奶奶，我便稱你為姊姊，大家一心一意過日子，好麼？」卜氏道：「不敢。只怕我當不起姊姊兩字。」從此他兩個，竟如親姊妹一般兒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秋了冬，冬了又春。劉子晉先赴京選官，王嵩守部進士，好不在家快活。剛剛一年，到七月初七日，桂姐孕已十個月，卜氏懷孕已九個月，都在這一日，各生一子。桂姐生的是子時，卜氏生的是戌時。閤家大小，那一個不歡天喜地，慶賀雙男。劉子晉已選了南直揚州府推官，回家不多幾時，聽見這個喜信。次日拉了安可宗，前來道喜。王嵩治酒相留，馮貢生也陪著吃酒。說話中間，安可宗道：「馮老師在上，門生又有一言奉稟。舍妹原嫁在劉家，前年妹夫沒了，舍妹守了兩年零三個月寡，近日劉親家來說，媳婦二十歲年紀，又沒子嗣，守不了的，不如揀個人家嫁了罷。舍妹已在舍下月餘了，家父的愛女，只憑他心裡如何。舍妹道：『前番嫁錯了對象，一心慕王兄才子。』又聞令愛師妹的賢慧，情願做妾，要嫁王兄，不知老師意下如何？」馮士圭道：「我有何不允，只憑小婿小女主意。」王嵩明知是睡過一夜的順姑，心上又有些動了，只假推道：「屈令妹作妾，小弟決不敢的。」安可宗道：「家父曾說，若嫁別人繼室也不甘心，既嫁王郎，只教養孩子的露姐，做了第四房，我女兒做第三房，也強如嫁村夫俗子，料沒人笑話。王兄，你看我薄面，允了此事，若兄不允，令妹情願吃齋念佛，再不改嫁了。」馮士圭道：「既令妹如此堅心，也是天緣分定，小女處待我自與他說，賢婿也不消推托了。」酒完人散，十日內，順姑又過了門。

誰知安伯良漸漸曉得安可宗是前妻抱養的，只順姑是他親生女兒，況且勢利之人，內囊所有幾千金，都逐漸付與王嵩，成了大富的鄉宦。後來以工部主事改了吏部，外陞至邵武知府，被劾回家。劉康也做到按察使。安可宗二十五歲才中了舉，馮士圭就了教，陞了同知。三家豪富，不消說起。

王嵩自悔少年無行，妻妾而外，再不尋花問柳，連娼妓也不沾染了。露花兒子，十六歲進學，冬間露花一病歿了。馮氏、卜氏、安氏都與王嵩偕老，各有七十多歲，五男三女，真如陸地神仙。有詩為證：

海棠睡足銀屏冷，才子佳人心耿耿；

雨香雲艷豈無憑，白面盈盈花外影。

蘭釵拖頸盤鴉重，翠戶藏春多好夢；

繁絃入手調淒清，月照層台語飛鳳。

游絲落絮隨風揚，玉山悠悠玉水長；

寫就情詞舞彩筆，一天好事夫悲涼。

評：

收成結果，個個還他本相。王朗風流罪過頗多，被劾回家一段，深寓警戒之旨，不當草草看過。

（全書完）